



封面說明

張齡本名劍芬，湖南湘潭人。生於一九〇九五月四日，幼即穎悟，為鄉里所稱。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來台，先後任資源委員會顧問、經濟部顧問，曾任教於銘傳商專、東吳大學與文化大學。一九七九年卒，享年七十。

張齡從小信佛，曾皈依太虛、虛雲、南亭等高僧，又與許多大師過從往來，為佛教高僧和寺院撰寫的對聯數以百計，可說無人能及。

目錄

Contents

1	碑帖研究	關於「高昌墓表八種」書寫時間之疑義	文 / 墨柔	01
2	書學論壇	司空圖〈書屏記〉及〈書屏記〉中的書法議題	文 / 黃焄娥	13
3	書家評介	書道的四度元空間——有懷疊翁（下）	文 / 游國慶	28
		湖南才子張齡的楹聯書法	文 / 黃緯中	45
4	書法軼聞	臺灣書法故事（四）	文 / 麥青倫	52
5	書藝漫談	生不逢時的《夏承碑》	文 / 林明良	73
6	書訊報導	墨皇書會雅集	文 / 于學渝	89
		捐贈贊助名單		91

出版者／中華書道學會

指導贊助單位／行政院文化部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理事長兼發行人／張國榮

編輯顧問／（按姓名筆畫序）

杜忠誥／前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李郁周／明道大學教授

陳維德／明道大學講座教授

傅 申／台大藝史所教授

黃宗義／台南大學教授

蔡明讚／《書法教育》月刊社長

主編／楊旭堂

編輯／潘淑梅 劉月蕊 黃臺芝 曹靜琍 陳秀青 曹菁玲 曾秀玲 吳淑真

總務／蘇淑嫻

稿件投遞／tty16899@yahoo.com.tw（電子檔）

／111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15號5樓（書面稿）

網址／www.cc.org.tw

季刊訂閱／11068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54號3樓之5

電話／0933-705191

傳真／02-2628-2191

美編設計／何惠芬

印刷／涵色有限公司

地址／24776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38巷19弄19號2樓

電話／(02)8285-9935

傳真／(02)8285-9945

郵政劃撥帳號第17368506中華書道學會

長期訂閱，兩年八期，特價壹仟元整

零售每本壹佰捌拾元整，蕙風堂代售

中華書道學會甲午年季刊訂戶得獎名冊
中華書道學會甲午年新春團拜獎品清冊

9 9
3 2

關於「高昌墓表八種」書寫時間之疑義

文 墨 柔

壹、緣起

二年前買到「高昌墓表八種（二〇一〇年一月出版，ISBN 978-7-80047-937-3）」，是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故宮珍藏歷代墓誌初集」之一，因平常臨寫的北碑都是從碑刻拓印的資料，而本書所展示的墓表則是在大約四十分見方的墓磚上，用墨書或朱書寫就，加上置放於墓內，未經自然侵損，故能清晰見到當時以「毛筆」蘸墨書寫與運筆的筆觸，對於學習者而言，是全然的新資料！

頁扉「墓表說明」中，出版社對於這八方墓碑的時間跨度說明如下：「從北魏延昌十一年

（西元五二二）至唐永徽五年（西元六五四）」。
我好奇地將第一方「令狐天恩墓表」內容所書寫的年號、干支與資料比對，發現出版社所列的年號（延昌）與干支不相符（因北朝有兩個不同的王朝用相同的年號），我將每一方墓表中所寫的年號與干支逐一查對，肯定了我當初的懷疑，更有一件「史伯悅妻麴氏墓表」所書寫的唐朝年號（永徽）及干支嚴重不符，令我百思不解。

貳、名詞解釋

一、高昌

高昌（維吾爾語：قاراقوچا · Qara-hoja），位於今日的新疆吐魯番地區，是古時西域交通

樞紐。公元五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葉，在這個狹窄的吐魯番盆地中，曾先後出現四個獨立王國，分別是闐氏高昌、張氏高昌、馬氏高昌及麴氏高昌。唐貞觀二年（六二八年），著名高僧玄奘曾途經高昌。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年），滅高昌國，設高昌縣，隸屬於安西督護府。本文主要討論的是「麴氏高昌」時代。

二、高昌磚

高昌磚的出土，肇始於廿世紀初日人大谷光瑞及英籍考古學家斯坦因等外國人的發掘，當時的一些學者曾據此對高昌國的紀年進行考證，此後，中國學者黃文弼於一九三〇年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進行了一系列的發掘和整理，共發掘出土高昌磚一百二十餘方，為歷次出土高昌磚數量最多、最有系統，內容也最為豐富（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其年代最早的一方是麴氏高昌國章和七年（西元五三七年的），是迄今所見高昌磚

年代最早的一方，其年代最晚的是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年）的，時間跨度將近二百年。

三、高昌磚文（或稱高昌墓表）

當時高昌國政要的墓中，多以四十公分見方的磚石，利用刻字填朱和直接墨書或是朱書兩類，簡略記載書寫日期、逝者名諱、身分、忌辰或死因的「墓誌」，後一類（填朱）往往先塗一層粉質（類似今之「披土」），使磚面平滑，便於書寫，因粉質塗料處理後的磚面平滑，吸水性強，可使書寫時各種提按轉折、濃淡燥潤的用筆動作，歷歷呈現。

叁、本書墓表的時間比對（按原書編排順序）

一、《令狐天恩墓表》，磚，縱41.5、橫41釐米，墨書，有界格，六行四十八字。

【釋文】延昌十一年辛卯歲四月朔戊寅六日水未，前為交河郡內幹將，後轉遷戶曹參軍，字天恩，春秋六十有八，令孤氏之墓表也。

【說明】北朝有兩個王朝都使用「延昌」年號：

1、第一個延昌（五一二年四月—五一五年十二月）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第四個年號，共計三年餘。延昌四年正月孝明帝元詡即位沿用。如下圖（附表一）：

延昌	公元	干支
元年	五一二年	壬辰
二年	五一三年	癸巳
三年	五一四年	甲午
四年	五一五年	乙未

2、第二個「延昌」是高昌君主麴乾固

（五六一年—六〇一年）的年號，共四十一年。由學者黃文弼根據高昌時期的殘紙和《麴氏造寺碑》上的文字考據出是麴乾固的年號。其年號與對應之干支如下圖（附表二）：

延昌	公元	干支	延昌	公元	干支
元年	五六一年	辛巳	十四年	五七四年	甲午
二年	五六二年	壬午	十五年	五七五年	乙未
三年	五六三年	癸未	十六年	五七六年	丙申
四年	五六四年	甲申	十七年	五七七年	丁酉
五年	五六五年	乙酉	十八年	五七八年	戊戌
六年	五六六年	丙戌	十九年	五七九年	己亥
七年	五六七年	丁亥	二十年	五八〇年	庚子
八年	五六八年	戊子	二十一年	五八一年	辛丑
九年	五六九年	己丑	二十二年	五八二年	壬寅
十年	五七〇年	庚寅	二十三年	五八三年	癸卯
十一年	五七一年	辛卯	二十四年	五八四年	甲辰
十二年	五七二年	壬辰	二十五年	五八五年	乙巳
十三年	五七三年	癸巳	二十六年	五八六年	丙午

延昌	公元	干支
二七年	五八七年	丁未
二八年	五八八年	戊申
二九年	五八九年	己酉
三十年	五九〇年	庚戌
三一年	五九一年	辛亥
三二年	五九二年	壬子
三三年	五九三年	癸丑
三四年	五九四年	甲寅
三五年	五九五年	乙卯
三六年	五九六年	丙辰
三七年	五九七年	丁巳
三八年	五九八年	戊午
三九年	五九九年	己未
四十年	六〇〇年	庚申
四一年	六〇一年	辛酉

是故，本件墓表中開頭的文字【延昌十一年辛卯歲四月朔戊寅六日水未】，意指【延昌十一年，歲次辛卯，四月初一是戊寅日，第六日（即初六）是水未（即癸未）日】，正確的年代，應該依照高昌國的「延昌」年號，相當於西元五七一年。

二、《張買得墓表》，磚，縱35.6、橫36.3釐米，墨書，五行四十六字。

【釋文】延昌十五年乙未歲七月癸丑朔九日辛酉，鎮西府散望將追贈功曹吏，昊天不弔，春秋五十有六，字買得，張氏之墓表。……正確時間為高昌延昌十五年，西元五七五年（等同北周建德四年）。

三、《麴彈那及夫人張氏麴氏之墓表》，磚，縱32.5、橫32.8釐米，墨書，五行五十五字。

【釋文】延昌十七年丁酉歲七月壬申朔，鎮西府帶閣主簿遷兵曹司馬，追贈高昌兵部司馬，字彈那，春秋六十九，寢疾卒，夫人敦煌張氏麴氏之墓表。……正確時間為西元五七七年。

四、《趙榮宗妻韓氏墓表》，磚，縱35、橫35釐米，墨書，六行四十五字。

【釋文】建昌元年乙亥歲正月朔壬午十二

日水巳，鎮西府侍內幹將趙榮宗夫人韓氏，春秋六十有七，寢疾卒。趙氏妻墓表。……正確時間為麴寶茂繼位為王，時當西元五五五年。（建昌年號及干支對照如附表三）：

五、《田紹賢墓表》，磚，縱31、橫37.5釐米，墨書，五行四十四字。

【釋文】建昌五年己卯歲四月朔戊午廿九日丁亥，鎮西府兵曹參軍紹賢，但旻天不弔，春秋卅有九，寢疾卒。田氏之墓表。……正確年代為西元五五九年。

（附表三）麴氏高昌國建昌年號與干支對照表

建昌	公元	干支
元年	五五五年	乙亥
二年	五五六年	丙子
三年	五五七年	丁丑

四年	五五八年	戊寅
五年	五五九年	己卯
六年	五六〇年	庚辰

六、《任法悅墓表》，磚，縱33、橫33.5釐米，朱書，八行六十三字。

【釋文】延壽十一年歲次甲午，正月朔甲戌下旬四日，西府交河郡民任法悅新除虎牙將軍追贈明威將軍，春秋五十歲三，卒於辰時，以虬車靈柩殯葬斯墓，任氏之墓表也。……延壽十一年相當於西元六三四年，為唐朝貞觀八年。（延壽年號及干支對照如附表四）：

（附表四）麴氏高昌國延壽年號及干支對照表

延壽	公元	干支
一年	六二四年	甲申
二年	六二五年	乙酉

三年	六二六年	丙戌
四年	六二七年	丁亥
五年	六二八年	戊子
六年	六二九年	己丑
七年	六三〇年	庚寅
八年	六三一年	辛卯
九年	六三二年	壬辰
十年	六三三年	癸巳
十一年	六三四年	甲午
十二年	六三五年	乙未
十三年	六三六年	丙申
十四年	六三七年	丁酉
十五年	六三八年	戊戌
十六年	六三九年	己亥
十七年	六四〇年	庚子

七、《王闡桂墓表》，磚，縱32.5、橫33釐米，朱書，六行五十四字。

【釋文】延壽十三年丙申歲二月朔辛酉四日新除甲子，交河郡民鎮西府兵將王闡桂遇患殞喪，青春七十有二，以虬車靈柩殯葬於墓，王氏之墓表。……延壽十三年為西元六三六年，時為唐太宗貞觀十年。

八、《史伯悅妻麴氏墓表》，磚，縱33、橫32釐米，黑底朱書，七行五十五字。

【釋文】永徽五年歲次丁丑四月朔丙子十九日癸巳，交河縣故帶閣主簿史伯悅妻麴氏，春秋六十有四，殯葬斯墓，烏呼哀哉，烏呼哀哉，史氏之墓表。

【說明】問題最大的是這一件墓表。

1、高昌國於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西元六四〇年）為唐所滅，六四〇年，唐朝滅麴氏高昌，設置西州和安西都護府，自然要奉唐之「正

朔」。本墓表內文所寫的年號「永徽」，正是唐高宗李治十四個年號中之首，相當於西元六五〇—六五五年，對照墓表文字「永徽五年歲次丁丑」，其實永徽五年是歲次甲寅（西元六五四—六五〇年），高宗在位三十四年之間，確實有一年逢到「歲次丁丑」，不過，那是唐高宗儀鳳二年（公元六七七年），與本件墓表上所寫的「永徽五年」相差足足二十三年（詳如以下所附唐高宗紀年表）。

2、如以正確的「永徽五年歲次甲寅」求證本件後續的時間：「四月朔丙子十九日癸巳」，借助網路（時間權威資料庫：<http://authority.ddbc.edu.tw/time/index.php>）查出甲寅年一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甲寅）正月戊申朔」，解讀為：「甲寅四月一日（丙子）」，以此時間基點推算四月十九日應該是「甲午」，而墓表中所書「癸巳」乃是第十八日。

3、褚河南（遂良）在其【雁塔聖教序】碑文落款「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由此文中更可明顯推斷「永徽五年」的干支應為「甲寅」才是，而本件《史伯悅妻墓表》所記錄的「永徽五年歲次丁丑」應屬誤謬，殆無疑義！

4、依常態而言，能夠替人書寫墓表者應為知識分子，或至少也是「識字分子」，對於己身所處的朝廷正朔、紀年以至對應的干支，都有相當清楚的認知，猶如現今的文書人員，在文件上的各種日期均應記錄確切與真實。前七件墓表在書寫的內容中，其所記錄的紀年與干支對應均無誤謬，僅是「紫禁城出版社」在年號的對照「基進點」上，誤用了北魏的年號延昌，而不是用魏氏高昌國本身的「延昌」，以至產生比墓表實際的紀年提早了將近四十九年，而本件《史伯悅

《妻墓表》則有以上所列的根本錯誤，顯得極不合情理，所以才懷疑本件為「偽作」。

(附表五) 唐高宗李治各年號及干支對照表

延昌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五〇年	庚戌	二年	六五一年	辛亥	三年	六五二年	壬子	四年	六五三年	癸丑	五年	六五四年	甲寅	六年	六五五年	乙卯	顯慶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五六年	丙辰	二年	六五七年	丁巳	三年	六五八年	戊午	四年	六五九年	己未	五年	六六〇年	庚申	六年	六六一年	辛酉			
龍朔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六一年	辛酉	二年	六六二年	壬戌	三年	六六三年	癸亥	麟德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六四年	甲子	二年	六六五年	乙丑	乾封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六六年	丙寅	二年	六六七年	丁卯	三年	六六八年	戊辰	總章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六八年	戊辰	六年	六六九年	己巳	二年	六六九年	己巳

三年	六七〇年	庚午	咸亨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七〇年	庚午	二年	六七一年	辛未	三年	六七二年	壬申	四年	六七三年	癸酉	五年	六七四年	甲戌	上元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七四年	甲戌	二年	六七五年	乙亥	三年	六七六年	丙子	儀鳳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七六年	丙子	二年	六七七年	丁丑	三年	六七八年	戊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年	六七九年	己卯	調露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七九年	己卯	二年	六八〇年	庚辰	永隆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八〇年	庚辰	二年	六八一年	辛巳	開耀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八一年	辛巳	二年	六八二年	壬午	永淳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八二年	壬午	二年	六八三年	癸未	弘道	公元	干支	元年	六八三年	癸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肆、結語

根據以上的說明，本書包含的八種墓表編排順序應該修正為：

- 1、《趙榮宗妻韓氏墓表》——建昌元年（西元五五五年）。
- 2、《田紹賢墓表》——建昌五年（西元五五九年）。
- 3、《令狐天恩墓表》——延昌十一年（西元五七一年）。
- 4、《張買得墓表》——延昌十五年（西元五七五年）。
- 5、《麴彈那及夫人張氏麴氏之墓表》——延昌十七年（西元五七七年）。
- 6、《任法悅墓表》——延壽十一年（西元六三四年）。
- 7、《王閣桂墓表》——延壽十三年，相當於唐太宗貞觀十年（西元六三六年）。

所以這本「高昌墓表八種」的時間跨距，其實應該修正為「從高昌國建昌元年（西元五五五年）至唐太宗貞觀十年（西元六三六年）」。

至於第八件《史伯悅妻墓表》的內容書寫明顯有誤，與實際的紀年無法符合，應予撤換。

（附表六）麴氏高昌國君主年表

原來姓名	出身和關係	統治時間	年號
麴嘉	王莽時期西遷的漢人後代	五〇一年或五〇二年—約五二五年在位	承平五〇一年或五〇二年—五〇九年或五一〇年
麴光	麴嘉子	約五二五年—約五三〇年	甘露約五二五年—約五三〇年

魏堅	魏嘉子、魏光弟	五三一年—五四八年	章和五三一年—五四八年
魏玄喜	魏堅子	五四九年—五五〇年	永平五四九—五五〇年
魏某(名不詳)	魏玄喜子	五五一年—五五四年	和平五五一年—五五四年
魏寶茂	高昌和平王子	五五五年—五六〇年	建昌五五五年—五六〇年
魏乾固	魏寶茂子	五六一年—六〇一年	延昌五六一年—六〇一年
魏伯雅	魏乾固子	六〇二年—六一三年	延和六〇二年—六一三年
		復辟後：六二〇年—六二三年	重光六二〇年—六二三年
魏某	不詳，發動政變登位	六一四年—六一九年	義和六一四年—六一九年

魏文泰	魏伯雅子	六二四年—六四〇年	延壽六二四年—六四〇年
魏智盛	魏文泰子	六四〇年	無

唐貞觀十四年(六四〇)滅魏氏高昌。

(附表七) 六十干支表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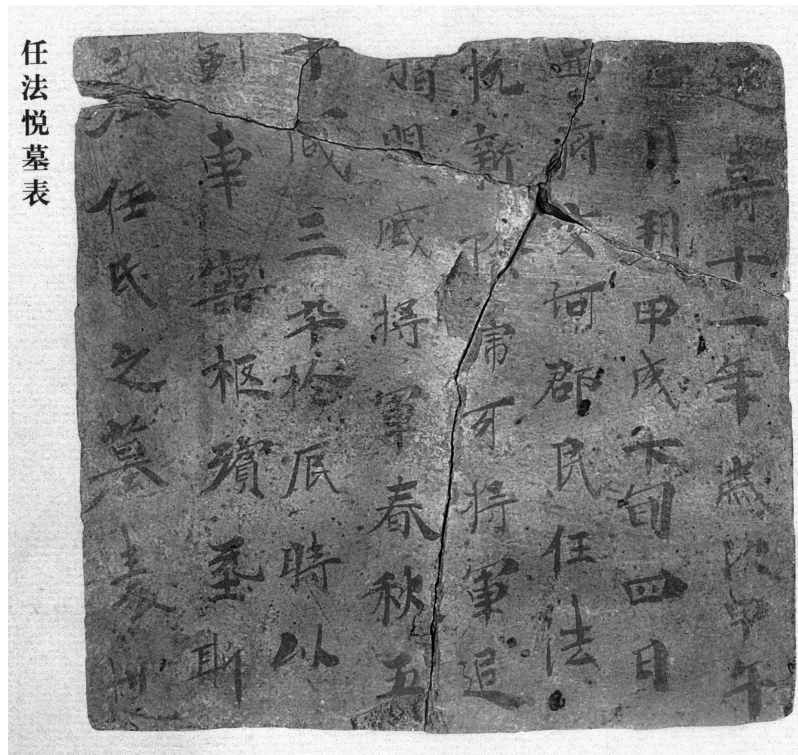
【附圖】墓表圖例

令狐天恩墓表



圖一：《令狐天恩墓表》

任法悅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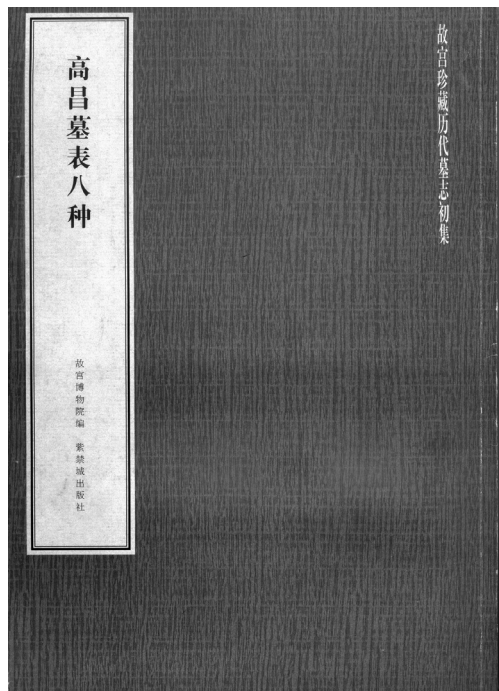


圖二：《任法悅墓表》



史伯悅妻鞠氏墓表

圖三：《史伯悅妻鞠氏墓表》（令人不解的紀年干支）



圖四：《高昌墓表八種》封面

司空圖〈書屏記〉及〈書屏記〉中的書法議題

文 黃焄娥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碩士班

一、前言

投注數十年心力於司空圖及其詩論研究的祖保泉在《司空圖詩文研究》中說：「〈書屏記〉，對研究司空圖詩文的人來說，是一篇頗有史料價值的文章。」^(注一)筆者閱讀此文後，深覺〈書屏記〉對從事書法藝術研究者來說，當更具史料價值才是。而《宣和書譜》謂：「圖為之志曰：『人之格狀或峻，則其心必勁，視其筆蹟，可以見其人。』於是知圖之於書非淺淺者。」又說：「及觀其〈贈詵光草書歌〉，於行書尤妙知筆意。史復稱其志節凜凜，與秋霜爭嚴，考其書，抑又足見其高致。」^(注二)由此可知，司空圖不僅是唐朝著名的詩人兼文學理論批評家，也是知名的書法家。今雖不見司空圖傳世書跡，但

在歷代論述書法的書籍裡，他的〈書屏記〉屢屢被提及或引用，那麼這篇文章裡必定存在著極有意義的書法議題。因此，本文擬先探究作者司空圖的生平、文學成就，接著理解〈書屏記〉的內容及寫作因緣，進而探討〈書屏記〉中的若干書法議題，或許問題仍舊沒有答案，但真相應該只有一個，期盼未來能有更多的資料來佐證或提供解答。

二、司空圖生平與文學成就

(一) 司空圖的生平

司空圖^(注三)（八三七—九〇八）字表聖，晚年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生於唐文宗開成元

年（八三七），卒於後梁開平二年（九〇八），享年七十二歲。《舊唐書》謂其「本臨淄（今安徽泗縣東南）人」，《新唐書》則說他是「河中虞鄉（今山西省永濟縣）人」。但他在某些文章末尾往往自署「泗水司空圖」，《書屏記》即是其一。王步高在《司空圖評傳》中的考證認為司空圖對家譜或族譜非常珍惜、重視，對家族的遷徙也十分清楚，就如同杜甫自稱是杜預（京兆杜陵人）二十一代孫的情況一樣，所以他說：「杜甫因世系清楚，故詩中自稱『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他的詩集猶命名《杜少陵集》。司空圖祖籍泗水（或泗州），實際上他應當出生、生長於山西河中虞鄉。」（注四）

司空圖於唐懿宗咸通十年（八六九）考中進士，名列第四，深得主考官王凝賞識。後來王凝被貶到商州（今陝西商縣）和宣州（注五）（今安徽宣城）等地，司空圖有感於王凝的知遇之

恩，始終跟隨在他身邊，直到王凝在對抗黃巢軍隊的過程中因病去世（約八七〇—八七八）才離開。離開前，司空圖即被召回長安任殿中御史，卻因遲到而被貶到洛陽，擔任光祿寺主簿。唐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因盧攜（書法家、書法理論家，著有《臨池妙訣》）的推薦，司空圖入朝為禮部員外郎。年底，黃巢的軍隊攻至長安，盧攜因被降職，而仰藥自殺。僖宗逃到四川，司空圖追隨不及，差點落於亂軍之手，後得段章協助，才能逃回中條山王官谷（據王步高考證此舊唐書所謂「先人別墅」是司空輿所買）（注六）。當時前宰相王徽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濟縣附近），對司空圖極友善。光啟元年（八八五），僖宗回長安途中經過鳳翔，召司空圖授予知制誥、中書舍人。昭宗龍紀元年（八八九）司空圖移居華陰縣（今屬陝西省），期間曾數次奉召，但皆以病辭，或任職不久就請辭，大半過著隱居的生活。乾寧二年（八九五），司空圖一度避亂到湖北鄖

陽，隔年隨即又返回華陰，而〈書屏記〉就在光化三年（九〇〇）完成於華陰，這一年，司空圖六十四歲。

天復三年（九〇三），司空圖再回到中條山的王官谷。其後，昭宗為朱溫（朱全忠）所迫，遷都洛陽，柳璨藉機殺害舊臣，傳召司空圖入朝，司空圖於謁見時竟墮笏失儀，一副老態樣，柳璨知司空圖無意於仕途，才讓他離開，而逃過一劫。昭宣帝（或曰哀帝）天祐四年（九〇七）朱溫篡唐建梁。次年（九〇八），司空圖聽聞昭宣帝（李柷）被毒死後，竟絕食而亡。《舊唐書》謂：「圖無子，以其甥荷為嗣，荷官至永州刺史。」（注七）

司空圖的一生處於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再加上黃巢之亂（注八）的唐朝末年，雖然也想透過仕途一展抱負，但在混亂的政治氛圍下，司空

圖曾選擇歸隱以自保，最後卻又以不食而終來表達對唐朝王室的不捨與眷戀。

（二）司空圖的文學成就

司空圖傳世的作品有《一鳴集》三十卷，後稱《司空表聖文集》，其中〈與李生論詩書〉、〈與王駕屏詩書〉、〈與極浦書〉、〈題柳柳州集後〉和〈詩賦〉等五篇為其著名的論詩雜著，針對這些論詩之文，張少康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說：「（司空圖）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思與境偕』等著名的詩歌美學範疇，對唐以後詩歌理論批評的發展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注九）另外，還有收錄於《唐音統籤·戊籤七十四》中的《司空表聖詩集》五卷。

而司空圖最常被後世提及並探究的莫過於《詩品》（又稱《二十四詩品》）。《二十四詩品》

是指二十四種藝術風格的詩歌境界，如雄渾、沉著、高古、典雅、綺麗……等，每一品都是用十二句的四言詩來詮釋，同時二十四品之間並無優劣、高下之分，各具不同特色與氛圍之美。清劉熙載於《藝概·書概》中有言：「司空表聖之《二十四詩品》，其有益於書也，過於庾子慎《書品》，蓋庾《品》只為古人標次第，司空《品》足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於書，而不狃於書者知之。」^(注十)由此可知，《二十四詩品》^(注十一)不僅是品類詩歌之作，在詩歌審美上有其重要地位，同時也能陶冶書家的胸懷，且有益於書家之研究與創作。因此，有志於書藝者，當於其中細細品味才是。

至於〈書屏記〉則收錄於《司空表聖文集》，它不僅受研究司空圖詩文者所重視，歷來論述中國書法史或中國書法理論史的著作裡，往往會提及此文，或者引用這篇文章的內容，以資佐證。

觀此，〈書屏記〉一文的重要性與影響實不容小覷。

三、〈書屏記〉^(注十二)的寫作背景與內容概述

司空圖於光化三年（九〇〇）八月三日銜涕撰錄謹記〈書屏記〉一文，當時他寓居在進士姚顛（司空圖之婿）於華陰的住所，獲覽李嗣真《書品》和徐浩的書法評論，而感憤追述父親曾珍藏徐浩（七〇三—七八二）真蹟一屏（共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卻毀於戰火之中的一段書法往事。他在文章一開始就論述自己的書學思想：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

司空圖認為一個人的內心如果是剛勁的，那麼即使未見其人，從他的筆跡亦可見其剛勁的性格，同時用李嗣真《書品》所列八十一人多為賢傑，^{（注十三）}以資佐證。可見司空圖的書學思想和「字如其人」相符。

司空圖接著敘寫其父（司空輿）曾以書受知於裴休，並獲李忻贈與徐浩真蹟一屏，或綴一小簡於其下：

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

「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意為像發怒的獅子挖開石塊那般的力道，像口渴的駿馬奔往泉水那樣的迅捷，用來比喻書法遒勁奔放，氣勢雄強。此二句常被歷代書評家借用來評論徐浩的書蹟，甚至儼然成為徐浩書蹟風格的代名詞。而「可以視〈碧落〉矣」其意是徐浩這件「書屏真蹟」可以

媲美盛唐篆書名作〈碧落碑〉^{（注十四）}。

司空圖以「清且披翫，殆廢寢食」形容父親對此真蹟之珍愛。又說父親曾就此件珍品告誡他：

正長（王讚）詩英，吏部（徐浩）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迹，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窺愛，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鏃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

西晉文學家王讚（？—三一）字正長，《昭明文選》中選錄了他的一首〈雜詩〉（五言詩），^{（注十五）}是寫久戍邊疆的戰士思鄉之詩，這首詩的前兩句就是「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書屏記〉裡提到徐浩這一屏真蹟「所題多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吏部」是指徐浩，司空輿認為有

王讚的詩，再加上徐浩的字，可謂珠聯璧合，珍貴至極，因此說：「儒家之寶，莫逾此屏。」而這件墨寶的最終命運究竟如何？司空輿真的一語成讖嗎？

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

「庚子歲（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遇亂」當指「黃巢亂事」。這年，司空圖為避黃巢之亂而逃歸虞鄉，原本住虞鄉縣城居所，又恐真蹟受戰亂波及，於是將「書屏真蹟」從虞邑搬到王官谷別業收藏。沒想到「丙辰（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春正月，陝軍復入」，最後寶物真的毀於戰火之中，讓後人有無緣得見此瑰寶的憾恨。而尚可慶幸的是還有司空圖〈書屏記〉的記載，世人才知道原來徐浩曾有此書蹟流傳，因此或可

憑藉此文的描述和徐浩傳世的書蹟與碑刻，加以想像一番呢！但司空圖面對珍藏之寶物皆化為灰燼，其心中之痛，亦可想而知。

最後，司空圖又寫道：

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

姚顛，字伯真，京兆萬年人。他生於仕宦之家，性情敦厚自然，未得時人所重，但卻深得司空圖（時任兵部侍郎）的賞識，而將女兒嫁給他。司空圖避禍居於華陰時，就住在女婿姚顛家中，其時獲覽之《書品》，是指李嗣真的《書後品》（注十六），因此才有前文所謂「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之語。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中輯錄了徐浩《論書》與《古迹記》兩篇談論書法之作，（注

十七)司空圖於文中所說「徐公評論」，當指此而言。而司空圖寫作〈書屏記〉除追述「徐浩書屏真蹟」之由來，父親對此珍愛有加外，如此珍寶竟毀於戰火，豈能不令人悲憤！雖然真蹟已逝，但也要為後人留下紀錄，同時期望精於鑑賞、品評之人，能繼《書品》及徐公評論之後再對書家、書蹟予以品評高下。

凡此總總，皆不難看出司空圖對書法的熱情與關注，書法家或書論家的稱號，對司空圖而言，實當之無愧。而〈書屏記〉的內容，對書法家與書法理論家而言，不僅頗具震撼力，同時也是相當珍貴難得的資料。

四、關於〈書屏記〉中的書法議題

〈書屏記〉雖只是一篇短文(共三百七十八字)，然其中卻透露許多關於書法的議題，如：司空興和司空圖父子倆的書學思想；司空興獲得

徐浩真蹟一屏的由來；徐浩真蹟一屏的小簡「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是何人所題；真蹟於何年化為灰燼……等議題，都值得我們一一去研究。所以，接下來擬就下列四項議題探討之：

(一) 司空興和司空圖的書學思想

司空圖在《書屏記》裡提到「元和、長慶間(八〇六—八二四)，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後事商於(今河南浙川縣西南)，因題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今江西進賢縣西北)。」裴休(七九一—八六四)，字公美，孟州(今河南)濟源人，曾任宰相。《宣和書譜·裴休》謂其「刻意翰墨，真楷道媚，作行書尤有體法。」(注十八)司空興因題唱和，而以書法受知於裴休，可見其書法功力當非等閒。他又常就「徐浩書屏真蹟」囑戒司空圖說：

正長（王讚）詩英，吏部（徐浩）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迹，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

司空輿這段話不僅展現出他品鑑書法作品的高度，也透露了他的書學思想內涵。他認為可傳諸後世的書法作品，要視其文字內容與書寫兩者間能相得益彰，同時達到「逸氣相資，奇功無迹」，才是上乘之作，所以特別強調「正長詩英，吏部筆力」。至於「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王元軍於《唐人書法與文化》提出司空父子收藏徐浩真蹟一屏，是欲藉之以砥礪自己的人格修養，以朝儒家「內聖外王」的道路邁進，所謂：「每當撫卷賞玩時，便會從道勁的筆跡中體會到作者堅韌的性格，並從中受到激勵和鞭策。」（注十九）儒家重視「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因此對書法的文字內容也有高標的要求，即儒家在藝術的審美上，除要求作品的本質之美外，亦重視其教化的實用功能。由此觀之，司空輿在書法品評與鑑賞

上是具有相當濃厚的儒家思維。

司空圖自幼承庭訓，在書法的鑑賞能力上，也受到父親深刻的啟發。他在《書屏記》裡說：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

這段話常被引用，也是司空圖傳世的書論名言。司空圖認為書家透過筆跡展現他的真性情，即書寫具有高度的抒情性，個別書家風格的呈現，乃代表其性情的充分流露。人格樣貌剛健者，他的內心必具剛健之力，那麼他的文字筆墨也會展現出剛健的氣質風格。歐陽修《六一題跋·卷七·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亦云：「斯人（顏魯公）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注二十）換言之，就是書家透過筆墨抒寫其情性，鑑賞者也經由筆墨去

司空圖〈書屏記〉及〈書屏記〉中的書法議題

感受書家的真性情。很明顯的，司空圖的書學思想是聚焦在書家的主體精神上的，當書家在從事書寫活動時，就會很自然地將內在的情感、意志投射在筆墨的行與留之間，此情境下，其書法作品自能流露出獨特的生命內涵與魅力。清劉熙載於《藝概·書概》有：「賢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沉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注二）這段話應可作為司空圖書論名言的最佳詮釋吧！在「尚法」的唐代書壇，司空圖卻直接強調書家主體的情性表現，這樣的書學思想著實令人刮目相看。

（二）書屏真蹟是徐浩為司空圖之先人寫的吗？

《書法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有：

〈書屏記〉記徐浩為其先人作一書屏，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極為寶貴。卒以遭亂毀失，因作是編（篇）以記之。（注三）

《中國書學論著提要·書屏記》裡也說：

本文記初唐書法家徐浩為作者先人書一屏風，用八種書體寫成，……。（注三）

但〈書屏記〉裡清楚寫著：

（先大夫）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一屏，以為贖。

徐浩（七〇三—七八二）在唐代與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齊名，《唐書》載云：「徐浩，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紹興）人。……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詞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冊，寵絕一時。」（注四）唐人收藏名家書蹟者眾，徐浩書法至精，四方詔令又多出其手，必

為時人爭相收藏。李忻得「徐浩書屏真蹟」，再將之贈與司空輿，由此可見李忻與司空輿兩人的交情，當非泛泛而已。至於李忻如何得此「書屏真蹟」，在〈書屏記〉裡無法知其端倪，但可以確定的是：「書屏真蹟」絕非徐浩為司空圖之先人所作，而是司空輿輾轉由李忻手中得此真蹟。不知《書法與中國文化》和《中國書學論著提要》中關於此屏的來源，究竟是依據什麼而著筆？

(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

矣。」是司空輿的題記嗎？

《宣和書譜·司空圖》中有云：

其父輿得徐浩真蹟一屏，題「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尤為精絕。輿遂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注

二五）

而司空圖在〈書屏記〉中說：

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下視〈碧落〉矣。」

司空圖於文中並未明確指出「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下視〈碧落〉矣。」是何人所寫，但《宣和書譜》卻說是司空輿所記，如果真是如此，為何司空圖不直接說是他父親題記的，而用一「或」字呢？《唐書·徐浩》云：「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注二六）也沒說是何人的題記。這樣看來，或許是《宣和書譜》的作者誤解了，但可以確定的是後世書家們論徐浩書蹟風格的「怒猊抉石，渴驥奔泉」這兩句話，其本源是來自於司空圖〈書屏記〉的記載，只是題記之人當非司空輿，而是另有其人。

(四) 真蹟化為灰燼之憾是何年？

《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中引用〈書屏記〉全文中有：

庚子（戊）歲（大和四年）遇亂，……丙辰（開成元年）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注二七）

「庚子」是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若改為「庚戌」則是文宗大和四年（八三〇）；而「丙辰」若為「開成元年」則是西元八三六年。這樣說來，在司空圖出生（八三七）的前一年真蹟即已化為灰燼，那麼又何來「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戒云……。」之語呢？故「丙辰」當指乾寧三年（八九六），而不是開成元年（八三六）。又《舊唐書·司空圖》云其：

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休休亭記〉，

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注二八）

天復癸亥歲，即天復三年（九〇三），司空圖時年六十七，才回到王官谷修葺已是斷垣殘壁的別業，同時寫下〈休休亭記〉，並於亭東題〈耐辱居士歌〉，以明其心志。而祖保泉於《司空圖詩文研究》中考證司空圖的生平事蹟：

（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年），六十歲。在鄭陽。正月，陝軍（邠州王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入王官谷，焚司空氏濯纓亭，家藏圖書七千四百卷化為灰燼。（注二九）

故徐浩「書屏真蹟」化為灰燼的「丙辰」年，當指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而不是文宗開成元年（八三六）。另外，文中的「庚子」年是僖宗

廣明元年（八八〇），這一年十二月，黃巢的軍隊攻打到長安，僖宗逃到四川，所以司空圖才會說「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所以「庚子」亦不當改為「庚戌」。茲將上述時間列表如下：

庚戌（文宗大和四年）	八三〇年
丙辰（文宗開成元年）	八三六年
庚子（僖宗廣明元年）	八八〇年（司空圖四十四歲）
丙辰（昭宗乾寧三年）	八九六年（司空圖六十歲）

注一、司空圖（八三七—九〇八）
注二、《書屏記》寫於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司空圖六十四歲。

顯然，《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對《書屏記》原文這兩個時間的更正和加註，是沒必要的。

五、結語

司空圖於華陰女婿（姚顛）家避難時，獲覽李嗣真《書品》和徐浩之書評，遂引發其感憤追述父親珍藏徐浩的「書屏真蹟」與所藏圖書遇亂遭焚毀的始末。讀之，亦令人不勝扼腕、嘆息，「二者皆美，神物窺愛，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鉞於烈火也。」果不其然哉？《書屏記》除可讓從事書學研究者瞭解「書屏真蹟」的收藏始末外，其可資書法史佐證的資料尚有：（一）司空輿和司空圖父子的書學思想。（二）「書屏真蹟」並非徐浩特為司空圖先人所書，而是李忻收藏後，再贈與司空圖的父親。（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應非司空輿的題記。（四）徐浩「書屏真蹟」是在昭宗乾寧三年，歲次丙辰（八九六）這一年化為灰燼的。

雖然徐浩的「書屏真蹟」已不能重現世人眼前，但司空圖《書屏記》的文字記載，卻提供

給後世書家及書論家許多彌足珍貴的研究資料，這應該也是司空圖當年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吧！

注釋

- 一、祖保泉，《司空圖詩文研究》（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二四。
- 二、撰人未詳，《叢書集成初編·宣和書譜》（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二二八～二二九。
- 三、《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台北市，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三年），頁三五～三八；《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台北市，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三年），頁一〇、一二；辛文房，《叢書集成初編·唐才子傳·卷八》（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頁一六、一七一等皆有其傳。
- 四、王步高，《司空圖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二五。
- 五、「就是在宣州的時候，司空圖初次認識詒光和尚，一位造詣很高的書法家，他們兩人共遊永嘉。」——取材於王潤華，《司空圖新論》（台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一九八九年），頁三四。
- 六、王步高，《司空圖評傳》，頁二提及「司空輿買下王官谷乃會昌四至五年間（八四四～八四五），武宗詔毀佛寺以後。」和「王官谷乃原係佛寺所在」。
- 七、《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司空圖》，頁三八。
- 八、「廣義的黃巢之亂，應該包括王仙芝之亂與秦宗權之亂，因此這場晚唐之際的大動亂，是從乾符元年（八七四）一直延續到文德元年（八八八），前後歷時十五年。動亂的範圍遍及貞觀舊十道中的七道，僅河東、劍南、隴右等三道倖免於難。」——取材於高明士等編著，《隋唐五代史》（台北市，里仁書局，二〇〇六年），頁三三二、三三三。
- 九、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台

北市，水牛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五〇二。

十、華正人編輯，《歷代書法論文選》（台北市，華正書局，一九九七年），頁六六四。

十一、「歷來大家所推崇的《詩品》（或稱《二十四詩品》）」，從沒有人懷疑過它是否為司空圖所作。九十年代始有學者提出其真偽問題，……。「取材於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頁五〇二。

十二、本文所引用的〈書屏記〉原文來自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二·司空表聖文集卷三》（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頁六、七；《四部叢刊初編·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上海，上海書店，一九八九年），頁五〇三；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九九三三。因此，下文若再引用，便不加註。

十三、范祥雍點校，啟功、黃苗子參校，《法書

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一〇一。因李嗣真《書品後》前言明寫：「凡八十一人」，但於後文實際列出的書家卻共八十二人，此書於此校曰：「按後文所列共八十二人，『一』疑是『二』之誤。」或可解除此疑惑。另外，由此可見當時司空圖所看到的版本也是「八十一人」，究竟是傳抄錯誤，或是李嗣真誤寫，就不得而知。

十四、「〈碧落碑〉」，篆書，二十一行，行三十二字。在絳州（今山西新絳縣）龍興觀，現存新絳中學內。立碑年月有種種說法，當在唐咸亨元年（六七〇）。碑係李訓、李誼、李讓、李讓兄弟四人，為紀念其母修建廟舍時，有碧落天真像，因書此碑（書者有謂陳惟玉或李讓），故此後即稱〈碧落碑〉。一說因碑在碧落觀得名。「取材於楊震方編著，《碑帖敘錄》（台北市，木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二一〇。

- 十五、王讚〈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鷓鴣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取材於周啟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市，三民書局，一九九七年），頁一三三〇。
- 十六、因其前已有王愔、王僧虔、袁昂、庾肩吾等人之《書品》；張彥遠《法書要錄》則稱《後書品》。
- 十七、（唐）張彥遠輯，洪丕謨點校，《法書要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九二、九八。
- 十八、撰人未詳，《叢書集成初編·宣和書譜》，頁二二七。
- 十九、王元軍，《唐人書法與文化》（台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一九九五），頁一八七。
- 二十、歐陽修，《叢書集成初編·六一題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三四〇。
- 二一、華正人編輯，《歷代書法論文選》，頁六六。
- 二二、歐陽中石等著，《書法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二九四、二九五。
- 二三、陳滯冬，《中國書學論著提要》（成都市，成都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六四、六五。
- 二四、《唐書·卷一百六十·徐浩》，頁一。
- 二五、撰人未詳，《叢書集成初編·宣和書譜》，頁二二八。
- 二六、《唐書·卷一百六十·徐浩》，頁二。
- 二七、朱關田，《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頁一九〇。
- 二八、《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司空圖》，頁三七。
- 二九、祖保泉，《司空圖詩文研究》，頁八。

書道的四度元空間——有懷壘翁（下）

文 游國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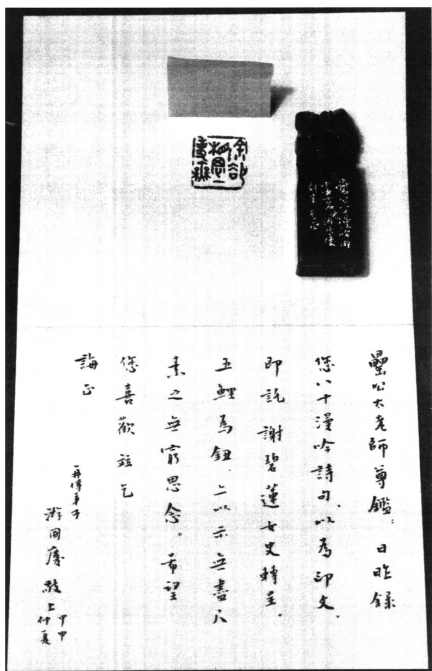
肆、尾聲——

一、除卻相思一事無

二〇〇五年仲夏，筆者擇一魚紐佳石，以刻十之先生八十漫吟詩句：「除卻相思一事無」七字印（圖五六），倩友人帶至紐約奉呈，先生覆以短箋謝謝治印、並告知：「十月返台，定居後約期相見」（圖五七七）。先生果於是年十月一日，翩然由紐約返回臺北定居，弘揚書道。熟悉四十年前臺灣藝林的人，皆撫掌稱慶此書壇盛事，並以能就近拜聞警效為幸、為榮。個人以殊勝因緣，得親近先生，與聞一二事，遂得撰述前文，略陳管見，



圖五六之一：筆者為十之先生治印「除卻相思一事無」（2005）



圖五六之二：筆者為十之先生治印「除卻相思一事無」及信函（2005）

刊登於《故宮文物月刊》二〇〇五年四月號，祈作為好學樂道（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者引見之階，而關心中華文化慧命存續者，亦識尊此泰斗，俾得有以拱之（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

二、故鄉無此好湖山

惜先生以不慣台北氣候，不久，復返歸紐約定居，即未再來台。返紐約後嘗得句云：

「故鄉無此好湖山」，「輕鬆雅逸」。

……輕鬆雅

逸，是最高境界，也是揮灑自如的最好註腳。……

世界大戰，

回不了故鄉，
以此好『湖山』
做一解煩、



圖五七：十之先生覆信相約會面之期（2005）與九十自述詩

解思鄉之痛，湖山並不必真好。不得回故鄉，不以故鄉以外的湖山騙自己，又怎麼辦呢？我其實並不思故鄉，人人都有鄉思，我也如此說說而已。我很喜歡 New York（紐約）。——（二〇〇四年夫婦曾回台北養老，後因不適，再度返紐約頤養天年，或因此，有感而發）

又言：「我其實到處為家，一生百歲，僅二十三歲前在國內，去了法國讀法學博士，得到學位後回南京三年；一九三八年就去 Berlin（柏林）官派大使館；一九四二年到美，一九五四年回國（台灣），一九六六年派到巴黎；一九七一年到紐約來教書為生，直到八十歲退回家中。」

可知先生一生從滿清遺老、到國際學者、到世界公民，其心量既古而新；其器識既中且西，守舊者不及其念舊之深，驚新者不能如他西遊之久與外語之精，而百歲老人，慣看秋月春風之

後，只是淡然地遊心於湖山景致，以及遙深無際的心靈故鄉。

『書道』世界，依託著一個跨越東西文化界域的豐厚生命，是寰宇共通的好湖山，也是全人類最好的心精神故鄉。

三、得意人生話聯合

先生百又一歲的人生，歷經多少塵事滄桑，建立多少偉業功勳，晚年回首，究竟甚麼事件讓他記憶最深，最引以為豪呢？

先生嘗云：

覺得人生最輝煌的歲月、最得意的事情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年駐聯合國（UNESCO）中國代表五年。……

代表中國開國際會議，大出鋒頭，所以自

認無愧人生——無愧為中國在國際會議上出了『怪』，歷史上都沒有的：

我在教育會議裡做了三、四件『怪事』，人們傳說了好久。例如，說漢朝統一經書字句，造《熹平石經》，有四十一大碑等等。

怎麼說『怪』呢？『怪』在能講中國幾千年前的事，如同講眼前事物，說笑話一般輕鬆。

先生日夕晤對古人、古書，思想云為自然流瀉古風。又因其英、法、德語極佳，隨機翻講，詼諧幽默，趣味盎然。

作為外交代表，能將中華五千年文化從容體現於與各國學者官員的應對，更如行雲流水般融入國際會議的發言——發前人所未發，是為『空前』；而今外交使節、政府官員，多僅略悉外語，

更不解傳統文化，則絕無可能引古證今，談笑自若於國際大場合，是謂「絕後」。

故先生之談古說笑，實因『博學審問』，貫通於古今中西；『智慧機辯』，優遊乎外交折衝，方得以致之。

此『空前絕後』之文化外交大事，莫怪乎先生惦記再四，引以為一生最大得意事矣！後之覽者，能無愧乎？

四、詩思遙深寄詼諧

先生能詩，小令絕句尤宛轉多姿、韻致遙深，而或寄以諧謔，託諸詼語，讀之興味悠長。惟不輕示人，故知者不多也。

國立歷史博物館所刊先生論述文集，冊末附有「小詩數首」，茲摘錄數則，以志欽遲云。

待老秋山色似醅；鯉魚風起蓼花開。

收綸沽酒溪橋醉，皎月清波獨往來！（漁父詞）

詞）

葦低天低寬；淺醉自成歡。為愛清江月，孤舟釣夜寒。（漁父詞）

文人從政，必不免於官場俗務，故自古以來，託諸山林漁歌，以解煩憂：『待老秋山』、『皎月清波』、『為愛清江月，孤舟釣夜寒』……，雖云『獨往來』，有秋山、皎月、清江相伴，實亦不孤獨矣！

莫倚嬌姿不掃眉，幾人解著淡焉支？

春風三月東欄雪，惜取繁英入畫時。（簡寄梨雲 揚州）

梨雲 揚州）

寫素顏美人，極清雅之致。『春風三月』白雪漸褪而『繁英』漸開，春意鬧處，恰映照出美

人的麗質天生、自然天成，毋濃妝粉飾也。

江高水到門，十日雨渾渾。屋碧蘚苔冷，堂秋魚鱉尊。

幾家能熟食，何處夢朝暉？風色今宵穩，樓西待月痕。（南京秋泛）

淫雨過後，恍若東坡詩「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景象，期盼天晴出日之心躍然紙上，果爾入夜後，雨過天青，泛舟江上，以俟月出，結云「風色今宵穩，樓西待月痕」，極盡清明幽靜之致，江風拂面、沁人心脾，雲破月來，歷歷如畫矣。（以上數首或作於大學時期至留歐前，十九、二十五歲）

秋外蕭疏三五枝，眉痕墮翠點人衣。

殷勤把看魂消盡，曾見薰風垂地時。（秋柳重慶作）

秋柳蕭疏，如離人傷墜，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采薇》），令人魂消。然憶昔春風時拂，青青垂條，又何勝依依也？清真詞云「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依依」二字，與此詩同為人·物兼寫，所以感人深至也。（此抗戰時期避難重慶時作，二十九歲）

落日媚湖水，清秋遠角哀。憑高多少意，無語下樓臺。（流柏林日登宛湖小樓口占）

暮色中登樓，晚霞映湖，其媚可以想見！而入夜聞號角，恍若古人戍邊，聞角聲而悲，戰事頻仍，流離他域，其鄉愁一也。「無語」二字呼應「多少意」，是以餘韻不絕……（疑作於留歐時期，二十五、二十八歲）

海角棲遲醉無難，羨君筆妙寫潺湲；

欲憑二尺鵝溪絹，重見江南雨後山。（送絹致王靈根求畫附短句）

海外逢故人，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慨。

送絹求繪，而附此小詩，尤以後二句『欲憑二尺鵝溪絹，重見江南雨後山』，畫者讀此，豈有不『感惠徇知』（《書譜》「五乖五合」句），繪制合作，以酬知音者也！（疑亦作於留歐時期，二十五、二十八歲）

南溪風雪送行輪，十里元章水墨皴；

今夜深山明霄月，憐君獨作畫中人。（言安

道別口占）

此送行詩，遙想別後，伊人深山獨處，月夜、明霄，王摩詰筆下之清幽畫境，已躍然紙上矣。

（疑亦作於留歐時期，一九三六年，二十八歲，畢業於法國國立南溪大學，得法學博士）

百劫惟留半部書，故園夢斷此身餘。

夜涼黃月垂林塢，幾點秋星似友疏（日寇既降題白石詩集下卷）

戰後劫餘，以讀姜白石詩集殘卷為題，聊寄家園故舊之思。『夜涼黃月』、『幾點秋星』，在『日寇既降』的歡慶時刻，卻無老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狂喜（「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詩集殘散與家園離亂，同為戰後百廢待舉之一事，『幾點秋星似友疏』，似又訴說著因戰而亡逝的友人（先生，南京人，日寇有南京大屠殺，死亡三十萬人），詩題雖有勝利之喜，而詩句間卻更多劫後之悲也。（疑作於抗戰勝利之初，一九四五年，三十七歲）

淡淡雲生薄薄羅，寶釵清冷·奈秋何！

人間多少癡兒女；錯對團圓羨月娥。（中秋對月用李商隱碧海青天句意）

首句脫化自李煜句『淡淡衫兒薄薄羅』（《長相思》：『雲一緇，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轉指天上微雲烘襯月華，恍若

嫦娥身著『薄薄羅』，而『寶釵清冷·奈秋何！』則呼應詩題『中秋對月』，所謂『用李商隱碧海青天句意』——李商隱《嫦娥》詩曰：『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訴說遠古的神話：嫦娥因偷食靈藥而升飛至月宮，『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其清冷孤寂可以想見。然而每到中秋，人們仰望明月，卻彷彿有羨慕月娥之想，其實是一種美麗的曲解——只有離鄉之人，望圓月而生與嫦娥相同的不能與家人團聚的孤寂悲苦（李白詩「舉頭望

明月，低頭思故鄉」），故詩云『錯對團圓羨月娥』也。先生此詩不知何年作也，予讀此詩，謬作鄭箋，適值癸巳中秋（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九日），姑以抗戰勝利之初一九四五年中秋計，則距今已六十八年矣。而『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仰望圓月，聊與先生作心靈團圓之想。

潭冷虬潛窟；雲荒雁失行。古城搖獨影；安步踏秋陽。（牛津獨步寄弟）

敘述獨在牛津古城漫步，夕陽、秋風，安步當車，以懷其弟龍文先生，短短二十字，情景兼描，畫境幽絕！（疑作於奉派赴歐美各國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三年，二十九、三十五歲）

風定月華臨夜清，拋書無夢若為情？
闌珊似值秋前雨；細數南簷化凍聲。（倦讀

不寐）

月下讀書，清景無限，春初雪融，簷滴浙瀝，其零落聲響，彷彿秋天綿綿細雨，勾起詩人悠悠往事……。『若為情？』三字，意味深長。

謾謾西風到日斜，夭桃已是隔年花。

雲邊幾點紅深淺，留住輕狂小杜車。（適之

先生來康橋屬詠紅葉因口占以應）

康橋（Cambridge，或譯劍橋），英格蘭東

區劍橋郡，是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城。郊外景色幽雅怡人，康河上可泛舟。徐志摩《再別康橋》新詩，即在最後一次遊康橋之回程上所寫。

此詩因胡適之先生來訪而作，胡適，一八九一年生，長十之先生十八歲。詩中寫斜陽、暮靄、西風、白雲間之淺深楓紅，極其清麗。

結句引出杜牧名篇，更增意趣。杜牧《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疑作於奉派赴歐美各國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三年，二十九、三十五歲）

相思雪似花，相思花如雪。令節變時光，相思無止歇。（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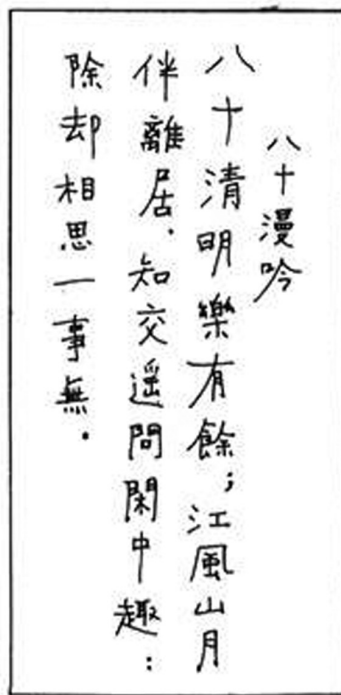
此詩音韻極美，如繞口令，『相思』二字重現三次，意若古樂府民謠，愈直樸而真率，愈增其相思之動人矣！

八十清明樂有餘；江風山月伴離居，知交遙問閑中趣，除卻相思一事無。（八十漫吟）（圖五八）

此先生八十歲自壽詩，八徵耄念而清明依



圖五八之二：筆者為十之先生〈八十漫吟〉之扇面錄辭



張隆延先生〈八十漫吟〉手稿

圖五八之一：十之先生〈八十漫吟〉手稿

舊，一樂也；江風山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東坡《赤壁賦》語），可以長伴，二樂也；窟應寺閑居，時有知交遙問近況，不致於離群孤獨，三樂也，末句以「相思」二字作結，除此之外無一事相擾，正見晚歲之「無限清娛」也。

先生另有詼諧一路詩作，如滑稽者流，而寄意深遠，如：

竊鈞轂棘階前賊。揭竿橫雄馬上公。

堪笑海南陳季子：黑頭何事學屠龍？（嘲法

學同學陳育鳳）

狗竇初開喜疾除，逢人掩鼻但胡盧，

飛而食肉知無分！三十清狂稱老夫（拔齶牙

示柏林某秘書）

異·同·堅·白費平章！願得來生聾·

啞·盲！

我以詼諧作佛事；卻教人說是清狂。（六十

母難日巴黎任所作）

文章信筆也·乎·哉；七字山歌順口來。

自古英雄惟本色；顛狂到老不成材。（九十

短章——答客問）

讀之令人發噱，而『文章信筆也·乎·哉』、『我以詼諧作佛事；卻教人說是清狂』、『自古英雄惟本色；顛狂到老不成材』，正其一生之詳實寫照也！

先生之詩以寫『秋』說『月』二字最多，秋景自怡人，月輝引遐思，從古而然，故先生詩句常見此二字也。

先生弟子中有方爾義 (Matthew Flannery) 者，美國人，從先生學譯中國詩五年，曾英譯先生之七絕四首，收入 ORBIS 雜誌社出版之〈現代重要詩人一〇〇〉書中。

先生畢生詩作當不只此，至於其餘詩作與文章，尚待其門人之匯集刊布也。據聞由郭聯佩女

史主導聯繫諸生，近期或將集結出版，謹拭目以待。

五、玉樹臨風，隆古延今

先生學養兼優，雅度偉裁，如玉樹臨風。授課時旁徵博引，幽默生動，令人如沐春風。以其學貫中西、閱歷千古，慣看官場人情，故爾譏諷權貴、淡泊名利，優遊書道，尚友古人，自得其樂。傳道、授業、解惑，不遺餘力，常勉勵諸生云：「寫字之人務多讀書」，蓋以不日日夜夜與古人神遊交契，不能深入書道之廣闊世界。太史公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先生勸學讀書之要旨也。

先生浮沉政海，受知當路，回視前塵，如雲煙過眼。懸車致仕以後，從容『游於藝』，欲以「隆古風規弘既往，延今器識導將來」自期，孔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斯文』

之復興為任。先生揚前賢，勉後進，式古傳法，以待來茲。萬法由古出，守者多苦心，實亦以『書道』之『斯文』復興為任也。

先生以『玉絜齋』自署齋名，寄寓傳承師祖清道人『玉梅花齋』之意，雖長年『流落番邦』，仍致力於書道之薪傳。故凡熱愛中國書法與文化之東西方人士前來問學，無不循循善誘、娓娓開導，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期望延薪火於域外，傳書道以久遠。

『玉絜齋』授課自一九七二年先生自公職退休定居紐約始，至二〇〇八年九十九高齡以不宜過勞止，歷經三十六年，弘法無量，度人無數，功德圓滿。二〇〇九年五月一日，先生德壽全福，安然生天，享壽百歲有『一』。

走筆至此，一九九九年台北『逸響堂』，

先生即席書寫「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聯語贈我的景況復恍然在目，上款題「國慶小友雅抗（翫）」，下款題「十之時年九十又一」，才寫完「一」字，先生提筆顧立，微微仰首，躊躇滿志，緩緩曰：「文徵明只能落款至九十歲，就寫不了這個『一』字」，滿堂相與撫掌大笑，久久不絕……

網路報訊：【大紀元五月五日訊】（大紀元紐約訊）百歲書法家張隆延（十之）教授於二〇〇九年五月一日凌晨一點在紐約醫院皇后醫療中心辭世，享壽壹百零壹歲。告別式定於五月七日（星期四）下午二至六點在法拉盛全福殯儀館舉行，並於翌日火化，骨灰將安奉在上州莊嚴寺千蓮台。據悉，張教授因器官衰竭而油盡燈枯。張教授因體力衰弱而於四月二十五日住進醫院。其四個兒子分別住在美國、台灣與香港，都紛紛趕回來，門生故舊也紛紛獲悉消息，都對張教授無限懷思，並慰唁張教授夫人陳安勵女士……

附錄一、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之先生作序，為

《游國慶書法選集》寫

當前這一冊各體書跡，就是游國慶將近不惑之年的自序。

他的人品·學·養·和書藝，都於目有據。書到和詩·文一樣。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於是，詩·歌·舞·蹈·祇是宣達情·志的不同的方式。以線條和色彩宣達情·志就有繪事；以點·畫和墨宣達情·志就是書道。

游國慶志學·而立，以至不惑之年，斐然成章，所撰「戰國古璽文字研究」及「新出簡帛文字與說文篆形之研究」；主編「印林」，座談闡理；擘策精微。自作書道，更見青銅銘刻·甲骨

書契以至秦篆漢隸三國真行·南北朝刻石，唐宋楷·草，無體不臻，而並皆佳妙！

然而東坡嘗說：「敗筆如山不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

山谷題跋書譜卷後說：「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所以：太史公所謂：「周遊天下名山大川，而後為文有奇氣！」

董玄宰勸人培養胸中丘壑，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都是以人品·學·養為重，而揚子法言又有「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東坡在書氏六家書後又說：「古人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以書道宣情達志，當然作者的學·養·人品，都在點·畫的提·按·急·澀，用墨的濃·淡·潤·渴裡，表露無遺！識者有目共睹。

因此：我纔冒昧地說：游國慶這一件書道展紀念冊，就是四十歲以前的自序，他治學習書，猶日孜孜；未來「莫顧陳式；率由胸襟。」陶鑄萬象，隱括眾長！集大成而啟後僕；豈有量哉。

金陵 十之 張隆延 寄身窟應寺 時年九十又一。(圖五九)

張隆延 先生序

當前這一冊各體書跡，就是游國慶將近不惑之年的自序。他的入品·學·養·和書藝，都於自有據。書到和詩·文一樣。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於是，詩·歌·舞·蹈，就是宣達情·志的不同的方式。以線條和色彩宣達情·志就有繪事；以點·畫和墨宣達情·志就是書道。

游國慶志學，而立，以至不惑之年，斐然成章，所撰「戰國古璽文字研究」及「新出簡帛文字與說文篆形之研究」；主編「印林」，庶談闡理，聲譽精微。自作書道，更見青銅銘刻，甲骨書契以至秦篆漢隸三國真行，南北朝刻石，唐宋楷·草，無體不臻，而並皆佳妙！

然而東坡嘗說：「敗筆如山不足珍！讀書萬卷品通神。」山谷題跋書譜卷後說：「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所以：太史公所謂：「周遊天下名山大川，而後為文有奇氣！」董玄宰勸人培養胸中丘壑，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都是以人品·學·養為重，而揚子法言又有「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東坡又在書氏六家書後又說：「古人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以書道宣情達志，當然作者的學·養·人品，都在點·畫的提·按·急·澀，用墨的濃·淡·潤·渴裡，表露無遺！識者有目共睹。

因此：我纔冒昧地說：游國慶這一件書道展紀念冊，就是四十歲以前的自序，他治學習書，猶日孜孜；未來「莫顧陳式；率由胸襟。」陶鑄萬象，隱括眾長！集大成而啟後僕；豈有量哉。

金陵十之張隆延寄身窟應寺
時年九十又一

圖五九：十之先生為筆者《游國慶書法選集》作序

附錄二、十之先生簡歷（2013-09-19 癸巳中秋，任安再整理）

公元	歲	經 歷	撰述
出生、求學、遠遊			
1909	1	清宣統元年九月十七日生於南京 本名龍炎，後改名隆延，號十之、疊翁	
1915	7	其父前郵傳部郎中鑑泉公棄養，賴其母傅韻青夫人 畫荻教忠，始志于學。	
1915~1926	7~18	在南京就學。先後讀南京第四師範附屬小學、東南 大學實驗中學（肄業）、金陵中學、金陵大學預科 。家藏金石書畫極豐，其藝術之愛好由此奠基。	
1927~1932	19~24	大學時期。先入上海光華大學，後轉金陵大學政治 系。從學於吳梅、黃季剛、胡小石諸先生，習詩詞 、國學、文學史、說文、史記及中國書道史等。書 道則專以古禮、拜于胡小石門下。	撰文：箋註周邦 彥清真詞、殷史 蠡測（金陵大學 學報）
1928	20	加入中國國民黨。故後來歷任文化科課長，駐德直 屬支黨部整理委員，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政法組） 委員。	
1933	25	得金陵大學政治系文學士，當選為中國斐陶勵學會 會員，獲金鑰獎。	
1933~1936	25~28	留法，入南溪大學，讀法學博士學位。 三年留歐期間，常赴柏林等地考察，遍遊博物、美 術館，飽覽其珍藏。遂精通中、英、法、德四國語 言。	
1936	28	畢業於法國國立南溪大學，得法學博士(Docteur en Droit, L' universite de Nancy)學位。	撰寫論文：比較 勞工法
1937~1943	29~35	返國任公職——財政部秘書。隨即受派赴德、英、美 各國，在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康橋、哈佛大學等 地研究深造法學。	

仕途、宦海、獻替			
1944~1952	36~44	在美國戰時新聞局任職一年，即受聘至聯合國秘書處，由中文翻譯升任中文組組長。	
1953~1956	45~48	返臺北任公職（中央黨部、亞盟中國總會等）。 受邀接待外國貴賓（秦王、伊朗國王、非洲各國總統、教育文化重要人士等）參觀故宮文物。 為瑞典漢學家喜龍仁解說故宮古畫23日，計376件。	撰文：書道微言（中日文化論集二集）、蘇軾研究（中國文學史論集中卷）
1957~1958	49~50	受聘為國立藝術學校校長（藝專前身，今為臺灣藝術大學）二年，興利除弊，進賢退不肖。如掖引原做會計之姚一葦教授戲劇、促成本為印刷科之李泰祥轉入音樂科等，均其顯例。	撰文：藝術欣賞12篇（文星雜誌連載）
1959	51	調入教育部任職（1959~1966.10）。 受行政院聘為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委員會第七屆理事	
1962	54	參加書道代表團赴東京訪問。 瑞士日內瓦國際藝文學會，邀選為終身會員(F. I. A. L.)。 兼任中國文化研究所藝術學門主任，授中華書道史、中國藝術史、西洋藝術史。 聘丁念先、王壯為、莊嚴、譚旦岡（後二位為故宮副院長）諸明師至所任教，容研究生至博物院對文物書畫聽講授，開臺灣教育先例；亦中國文化學院在育才上之創舉。 12月，出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推動文化思想與藝術活動之交流成績斐然。	
1964	56	1964年薦研究生傅申，參與赴非洲之文化宣揚團，歷時二年，遍游十四國。	
1966	58	1月受邀赴故宮接待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及各國外交貴賓。 10月赴巴黎，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常任代表團副代表。	撰文：書道美（美術學報）

1967~1971	59~63	連續五年，以專家及中華民國代表身份，參加日內瓦國際教育局理事會及國際教育局年會等重要國際會議。	撰寫專著：《書道》（法文，巴黎出版）
1971/12/27	63	國府宣布退出聯合國，先生離巴黎返紐約，正式自公職退休。	
傳道、雲淡、風輕			
1972	64	定居紐約，在各著名大學講授中華文化，包括哈佛、耶魯等名校。	
1972~2003	64~95	在紐約32年間，應聘至各大學，講授中華文化與書道，並撰寫多篇專論。	
1977	69	1977年，受邀發表〈中華書道對近代繪畫之影響〉（耶魯大學）。	撰文： 中華書道對近代繪畫之影響（耶魯大學）。
1978	70	1978年，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加贈「卓越客座教授」(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榮銜。	
1983	75	1983年，受邀發表〈南北朝造象刻石書道略論〉（臺北歷史博物館館刊）。	南北朝造象刻石書道略論（臺北史博館刊）。
1984	76	1984年，受邀參加（紀念顏真卿逝世二千二百年書法討論會）。	
1985	77	1985年，受邀發表〈八大與石濤〉（臺北歷史博物館館刊）。	八大與石濤（臺北史博館刊）。
1990	82	1990年從聖約翰大學教席退休。 完成專書《中華書道》（《中國書法四千年》《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alligraphy》1990，與米樂合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0）。	專書：中華書道（與米樂合著，芝加哥大學出版）。

1994	86	完成「閒話篆書」長文，未刊。	完成「閒話篆書」長文，未刊。
1996	88	完成「閒話隸書」長文，未刊。	完成「閒話隸書」長文，未刊。
1999	91	1999年，受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返國舉辦「張隆延書法九十回顧展」，出版《張隆延書法論述文集》、《張隆延書法九十回顧展》二書（國立歷史博物館）。	張隆延書法論述文集、張隆延書法九十回顧展（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1	93	2001年，紐約窟應寺玉絜齋門生，集結介紹先生文字及先生書論，編成《無限清娛》一冊、《雪泥鴻爪》二冊（自行出版）	無限清娛一冊、雪泥鴻爪二冊（玉絜齋門生出版）
2004	96	10月，返臺北定居。	
2005	97	5月，復返紐約。	
2007	99	美洲中華書法學會及門人為其舉辦「張隆延先生百歲書法回顧雅集」	
2008	100	百餘位老中青三代門生舊識，在紐約為先生歡度百歲生日。	
2009/5/1	101	在紐約仙逝，享壽101歲。	
2009 10/19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張隆延(十之)先生「書道美」遺墨展，展出遺墨40餘幅，另有書信、照片、詩詞及遺物配合展出。放映紀錄片「鑿混沌」一由台北信誼基金會贊助，委由導演柯青每執導，片長2小時15分鐘，貫穿南京、台北、巴黎、紐約等時空環境，紀錄先生豐實人生之旅。	

（本簡歷參攷王鼎鈞撰《年譜初編》）

湖南才子張齡的楹聯書法

文 黃緯中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對學書法的人來說，「張齡」不是個熟悉的名字，他的字並不常見到，稱不上是重要的書家。但是他在佛教界裡得到極高的推崇，還被稱為「湖南才子」或「三湘才子」。這是因為張齡曾為很多高僧和寺廟撰寫聯句之故，他的聯作得極好，不只對仗工穩，並且能將佛教的典故運用得精妙入微；而他的字也寫得相當雅正，與寺廟的莊嚴氣氛十分契合，所以格外受人愛重。

張齡本名劍芬，湖南湘潭人。生於民國前二年（一九〇九）五月四日，幼而穎悟，早為鄉里所稱。十九歲參加湖南省第一屆縣長考試，以第四名錄取，出任彬縣縣長，得省主席魯滌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賞識。在任半年調省，

後隨魯滌平入浙江，奉派為宣平縣長，在職三年又三月。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秘書，民國三十年五月因病辭職。病癒後改任糧食部督察、湖南省糧食局副局長、廣東省政府設計考核委員會專任委員、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訓練班編審委員、國民政府秘書等職。三十八年隨政府撤退來台，先後任資源委員會顧問、經濟部顧問，四十一年改為台灣銀行研究員，後歷信託部副經理與業務專員，至六十二年退休。又，自四十八年起於銘傳商專兼課，退休後也在東吳大學與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教過。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卒，享年七十。

張齡從小信佛，來台以後更加虔誠，曾販

依太虛、虛雲、南亭等高僧，又與許多大師過從往來，因此他的才學大半奉獻在佛教界。他為佛教高僧和寺院撰寫的對聯數以百計，可說無人能及。他的對聯在同輩文友中極受肯定，著名的詩人李漁叔（一九〇五—一九七二）便稱讚說：

「劍芬以健筆為聯，承湖湘老輩之緒餘，別標剛勁和美之風，才學兼到，一時同輩，斂手推服。集中題寺廟諸聯，以法慧濬其靈源、名理益其盛藻，蓋真能開徑獨行，自成面目。弟雖竭百慮，終難一到，平生於此，低首輸君，片石韓陵，同茲嘆慕。」而周棄子（一九一二—一九八四）也說：「劍芬夙耽內學，善標宗風，而文詞清妙，拍湊天然，未嘗自矜格調而風骨儼然。余尤喜其榜諸寺院聯語之能，條敷玄旨，以視錢牧齋之摶摭典實，龔定庵之夸言世法者迥異其境。」推崇可謂甚高。觀其為指南宮所撰「騎鶴定重來，與君縱目窮滄海；登樓如更醉，寄我鄉心歸洞庭」一聯，既富神仙之氣，又有懷鄉之情，讓人低迴

不已。又如為念佛會所撰聯：「念念不離心，要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始算得打成一片；佛佛原同道，知佛亦非佛，非佛亦佛，即此是坐斷十方」，句句都是精警的禪語，足見作者佛學修為之深。更如為台中寶覺寺所撰之「寶向自家尋，不屬外求原本得；覺來當下是，纔生一念已千差」一聯，不只對仗工巧，更將南宗禪的妙諦簡潔道出，實為高明。而在他所作的諸多聯語中，尤以贈李漁叔胡憶蓮伉儷的嵌名聯最稱巧妙，聯曰：「樂事付樵漁，叔季功名蕉下鹿；幽窗尋夢憶，蓮花世界水中鷗」。聯中把「漁叔」和「憶蓮」分別鑲嵌在句子的頭尾，出人意表；而「蕉下鹿」一典又和下聯的「夢」字愜合無間，此更可以看出先生學問之精深。

我對張齡先生原本一無所知，直到去年十月中在三峽行脩宮大殿看到他撰並書的一幅對聯（圖一），字寫得非常挺拔，近於初唐的歐陽詢

和虞世南，氣息典雅，令我感到欽佩。年初，在基隆大佛禪院再看到他的五幅對聯，字跡飽滿酣暢，較諸行脩宮所見更多了些顏、柳的筋骨，也更為出色。繼而在中正公園天鵝洞又看到他的兩幅聯句，文詞、書法並佳，心想此人當是書法界的前輩，為何從來沒有聽過師長提起？之後陸續問過幾個寫字的朋友，大家都和我一樣不清楚。就因為這樣的機緣，我著手蒐尋資料，希望能為張齡寫一篇介紹文字，也讓大家認識他的成就。

透過網路，我略微瞭解張齡的生平與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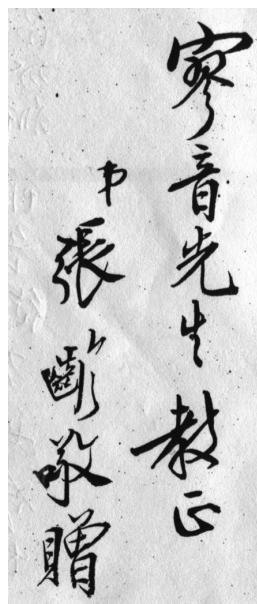
圖一：張齡行脩宮聯（局部）

知道他是湖南人，詩文、書法兼擅，尤其長於製聯，也是個很虔誠的佛教徒。更高興知道他曾在文化大學任教過，是我們學校的前輩師長。很幸運地，我從學校的人事室調閱到他的資料，瞭解了他大致的經歷。同時也在圖書館找到他的《微芬叢稿》一書，拜讀之後，對他認識更深，也益加敬佩他的才學。《微芬叢稿》出版於民國五十二年，內容分為「文薈」、「詩草」、「聯存」和「聯存續集」四個部分，全書有曾克崙（一九〇〇—一九七五）和俞大綱（一九〇八—一九七八）二人的序，「文薈」另有譚元徵（生卒年不詳）序，「詩草」有吳敬模（一九一四—一九八〇）序，「聯存」則有李漁叔序、周學藩（棄子）跋，「聯存續集」又有李漁叔跋，這些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其中譚元徵所說「君於恤困憐貧，若飢渴之於飲食，出自天性。徙台後，猶以薄俸所積，施捨數千金於癲瘋病院建設道場。又收養孤女某氏，至出嫁生子而

後已。蓋其仁心仁術，匪特言之，亦躬蹈之，其可貴而不朽也歟。」尤其令人感動。原來張齡不但詩文、書法俱有可觀，而且熱心於佛教的宣揚，更收養孤女，待如己出。其人格之高尚，遠非尋常人可比，的確令人尊敬。

圖書館的一本《微芬稼叢稿》

上有他題贈寥音先生（俞大綱）的親筆簽名（圖二），筆劃輕靈，非常漂亮，應是民國五十二年九月書剛出版時的筆跡。因為俞大綱為他的書作序，所以推測是第一時間題贈。而我們學校的人事資料則是六十四年五月所填寫（圖三），字頗細小，卻都相當勁健，毫無懈筆，功力殊為不凡。這兩樣是我目前僅見的張齡墨跡，都是小字，雖然精彩，卻還不足以說明其書法的整體成就。



圖二：張齡贈寥音先生題字

簡 要 自 述	撰寫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姓 名：
<p>余籍貫湖南湘潭家世業農為第四人余居長幼謂和整後轉入孔道小學升長郡中學畢業後升入國武 易學兩年以學費乏伴中輟五年應湘省第一屆縣長考試及格奉派任郴縣縣長半年調省旋任職討 匪軍第九路總指揮部中校秘書嗣隨曹主席歸中入浙初任職省府旋奉派任宣平縣長在職 三年三個月於葉炯清匪積穀育嬰賑災諸政卓著成效奉令嘉獎三次記功壹次辭職後任軍 事委員會委員長津任空軍秘書官擬擬擬要函電文告中間兼任三民義青年團中央區團幹 事及組織處秘書又兼任中央訓練團各期訓育指導員及川南區督導員三十年五月因病辭職 病愈後改任糧食部簡任督察旋改任湖南省糧政局副局長三十年任廣東省政府設計考選委 員會專任委員明年赴渝任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訓練軍簡二階編審委員旋任國民政府祕 書院戰務科運部奉派任財政部廣西區貨物稅局局長三十四年任財政部福建區國稅管理局 長辭卸後任內政部民政司長三十四年陸撤返隨政府赴台辭去內政部長職務初任資源委員會 顧問後改調任經濟部顧問三十四年任臺灣銀行研究員中間兼任臺灣省政府參事三十五年 升任僑務部副經理三十五年任業務專員三十五年三月清自願退休又自三十五年七月起兼任銘傳女子 商業專科學校教授三十五年九月復兼任東吳大學教授迄今兩年妻楊氏健在陸氏管 先嫂三三二均滯陸民國十八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已五十九年棠齡此余生之概也。</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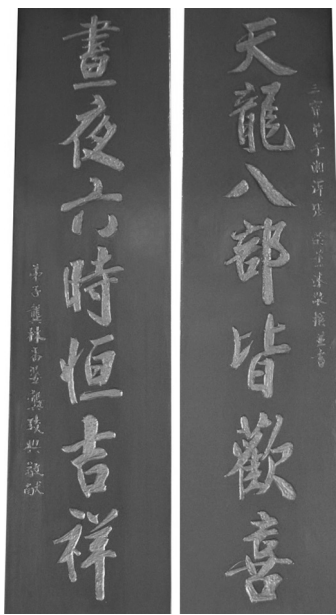
(第七面)

圖三：張齡自傳

從《微芬簞叢稿》中得知他曾經為許多著名的寺廟寫過對聯，包括台北善導寺、圓山臨濟寺、汐止慈航寺、內湖金龍寺、基隆十方大覺禪寺、基隆海印寺、大溪齋明寺、新竹圓光寺、苗栗弘法院、台中寶覺寺、台南東山大仙寺、台東龍泉寺……等等，甚至遠到菲律賓寶蓮寺、越南龍華寺，簡直是無遠弗屆。不過，這些日子我去了其中幾處，發現有的聯因為寺廟改建的關係早已不復存在，例如善導寺和慈航寺的即是；有的則本來就沒有刻到廟柱上，所以無緣一見，如臨濟寺和齋明寺的便是；至如海印寺，則僅見一聯，其餘三對未見。而且柱上只刻聯語，沒有撰書者的署名，令人稍微覺得可惜。有幸在其他地方我看到了一些張齡後來寫的楹聯，如基隆的大佛禪院五對（圖四）、汐止的靜脩寺一對，還有前述三峽行脩宮的一對，以及基隆十方大覺禪寺現存的四對也是



圖五：張齡十方大覺禪寺聯



圖四：張齡大佛禪院聯（局部）

書中不及收錄的（圖五），尚可稍補缺憾。從寺廟的這些楹聯看來，張齡的大字屬規矩的一路，用筆和結體都很穩妥，豎畫寫得特別飽滿有力（圖六），有如廟柱一般強固。儘管他的書法聲



圖六：張齡十方大覺禪寺聯（局部）

名不顯，但造詣精深卻是無可否認的。

拍賣目錄上有一件張齡的隸書十九言聯，結體近於〈禮器碑〉，用筆則較似〈曹全碑〉，寫得相當勻整，沉實內斂，不愠不火，頗有韻味。足見他在隸書方面也下過一番工夫，不是只會楷書和行書而已。

網路另外還有一則資料，說張齡是〈總統

結了書法和寺廟的楹聯後，我再也不會忘記〈總統蔣公紀念歌〉的作詞者了。

最後錄一段星雲法師〈代替佛陀感謝〉的一段文字，再次見證張齡的美德。這段話說：

張劍芬居士是三湘才子，曾經榮獲高等考試榜首，十九歲就當上縣長。來到台灣後，擔任台灣銀行襄理，工於書法，詩詞藝文絕佳，經常

蔣公紀念歌〉的作詞人。此歌原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先總統蔣公過世後，由政府徵集編寫成的紀念歌曲，由名作曲家李中和（一九一七—二〇〇九）譜曲。那個時候，電視上天天播放這首歌，教你不想記住都很難。所以凡是四、五年級生大概都對這首歌耳熟能詳，只是恐怕極少有人記得歌詞的作者叫張齡。而現在，聯

應邀為佛教撰序作詩，擬寫碑銘、對聯，如各寺功德堂前的對聯：「永念親恩今日有緣今日度，本無地獄此心能造此心消」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到了他年邁多病的時候，佛教界竟無人前往照顧致意。我聽說此事以後，心甘情願節衣縮食，將省下來的錢為張居士付費洗腎。許多人奇怪我與他有什麼深切的因緣，竟然對他如此照顧？其實凡是對佛門有貢獻的緇素大德，不一定對我個人很好，我都樂意盡己所能，代替佛陀來感謝他們。尤其像張居士能以優美的文字般若弘法利生，在當年非常難得，我們更有責任為他養老送終。

讀了這段文字，相信大家都能同意：張齡果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是個值得尊敬的人。所以他的作品應該得到良好的維護，下次如果有到寺廟的話，找找看，希望你能發現張齡的對聯。



圖七：張齡夫婦墓碑

後記：兩天前，利用到陽明山公墓祭拜的空檔，問了一下管理處的義工，竟然順利地查到了張齡先生和夫人合葬的墓地（圖七）。墓碑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上頭的字是張齡先生（自稱微叟）所題，十分俊秀典雅，很有神采，足以見其用心。

臺灣書法故事（四）

在筆者為《臺灣書法史》所做的田野調查中，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和這些渡臺先賢的故居、遺存墨跡、碑刻、匾聯甚至後人等的邂逅與會晤，都如此令人難忘，令人眷念！

福建古田縣田野調查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筆者在福建教育大學余明良教授的協助、陪同下，自福州租了計程車便往古田縣深山裡尋去。余教授祖居古田，筆者二度在「張瑞圖學術研討會」中，會見了這位博學的福州歷史學者，承他告知在古田大橋鎮中村的「臨水宮」，有進士曾光斗一著名楹聯。他自幼便常聽鄉人提及這位名人和這對名

文
麥青龢

輔仁大學教授

聯，因此也樂意返回故鄉一遊。

約莫五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先到了古田縣平湖鎮端上村圓瑛法師的故居和私塾（圖一）。此處四周群山起伏環抱，達才溪碧水自前方蜿蜒而過，風光奇異，正是「群山巍峨鍾靈氣，秀水盤旋毓賢才」的典型地勢。

圓瑛法師（一八



圖一之一：圓瑛私塾

七八—一九五三，俗名吳亨春）早年業儒，十七歲中秀才。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為中國佛教界最高領袖。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戰敗，清廷被迫將與日本簽下不平等條約，目睹朝廷頹敗，外強辱國，時在縣城讀書準備秀才之試的圓瑛，也參與了古田縣衙門請願抗議，極力反對割讓臺灣。考中秀才後，他只關心國事，無心再應鄉試，遂轉儒為佛。一八九六年二上鼓山為僧，



圖一之二：與余良明教授（左三）等攝於圓瑛故居

一八九七年在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以出家弘揚佛法的方式來救國，立志「廣宣妙法、力拔眾苦」。（注一）

弟子趙樸初說：「老法師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卻是他的愛國精神。」（注二）圓瑛法師在八年抗戰期間組織僧侶救護隊，成立佛教醫院，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度親赴南洋籌款抗日，由於號召抗日的影響力過大，一九三九年一度被押關在日本的南京憲兵司令總部一個月。（注三）圓瑛一生「出世猶垂憂國淚」，為公認的一代愛國高僧。

圓瑛法師最是悲憫臺灣割日的處境！臺灣名僧善慧（一八八二—一九六四）三度邀請圓瑛渡臺，一九二三年後圓瑛也曾二度遊化臺灣，在基隆、新竹、臺中、臺南等地宣揚佛法。新竹詩人鄭虛一曾贈詩：「遠攜瓶錫踏天涯、說法能生

舌底花，一佛果然重出世，心香從此奉家家」。(注四)
可見日治中的臺灣同胞，多麼歡迎這位佛教界領袖前來渡去被殖民下的暗鬱與苦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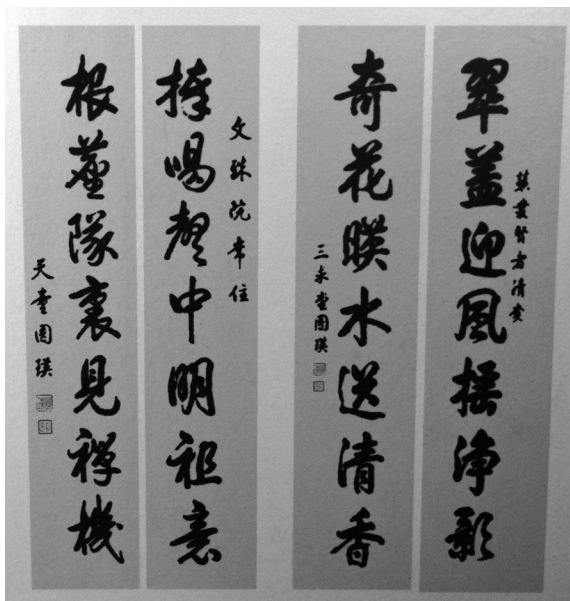
圓瑛出身科舉，因此書中難免帶閣帖氣息。書法源自顏魯公，柳公權，行書多二王、趙孟頫意，喜用圓筆，結體溫潤圓轉、雍穆祥和(圖二)；有時則偏多骨氣，則又瘦硬通神了。

離開圓瑛法師故居後，我們在綿延迴環的山區尋覓了一個多小時，才抵達臨水宮。行聯(圖三)置於正殿前面的方柱上，書於一八八一年，為此廟的鎮宮之寶。風格仍是傳統的顏、柳融合之端整館閣體勢。

同光年間數次渡臺的曾光斗(一八一五—一八九八)，字璧東、星齋，福建古田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進士，曾任刑部主事、臺南引心書院山長、福州鰲峰書院山長，鰲峰書院有「八閩第一書院」美



圖三：古田臨水宮存進士曾光斗楹聯 1881



圖二：圓瑛墨跡

譽，曾氏主持十餘年，被公認為一代偉大的教育家。

曾氏也是著名的書法家。除了端整的楷法，有時取劉石庵體勢，線條含蘊內斂，結構謹嚴。史載曾氏「性寡諧，每閉門謝客，志在養親。所居池館，林木蔭翳，時聞詩聲禽聲相上下」，誠如所詠：「遙看八卦雲歸處，悔未攜來酒一尊。」

（注五）可以想見其奇崛隱逸的性情。

離開臨水宮，山上天色開始黯淡，路邊村民忙著收拾曝曬的菇蕈，香醇的氣味陣陣襲來。

余教授聽我有意採購，立刻電他大姊協買，電話中隱約傳來余大姊熱情又迫切的歡迎語氣，因此我們捨近求遠，放棄原訂路線，特別多花一個多小時繞過杉洋鎮，拜訪鶴塘的余大姊。

或許太久沒回到故鄉，余教授一時竟找不

到大姊居所！可惜山路難行，必須早些返回杉洋參加唐穎書記、鄭國淑常委等安排好的晚宴，只能讓余教授和大姊、姊夫熱情地相擁招呼片刻。余大姊緊握我的手，交代袋裡另一小包香菇是送給弟弟的，說時眼裡熱烈透露出對這位么弟無以言喻的疼惜……

她一家力邀我進門喝口茶，我因不想讓晚宴主人久等而婉拒了。但因這包香蕈，能讓一對情深的姊弟獲得片刻相聚，之後嚐起來，也特別甘醇而多些滋味了……

一路上聽余教授講述，幼時家中遭土匪劫掠而致家道中落，這「不幸」反而使余家在文革時免除掉較大的劫難，如此看來反而是個「幸」字了；但一九五八年興起的「大躍進」，才六歲的幼齡，餓極了時，他也嚐過啃吃樹皮、草根、觀音土的苦楚……

余教授娓娓道來對母親的孺慕之情，母親出自新加坡富商之門，抗日戰爭期間被父親的愛情，天真地被「拐」到古田鶴塘鎮偏僻小村！她自馬尾下船後，住在亂世時期殘破的旅館中，驚嚇得整夜不敢入眠！

坐轎晃盪了十幾天後，才到達鶴塘偏僻的小村，第一次見到了於她相對稍嫌寒賚的夫家，遲疑了半天，連大門都不敢邁入一步！這位出生富裕、不黯世事的千金之軀，在短時間內被迫隻手撐起一個大家庭。歷經戰亂、大躍進、文革等長期悲慘歲月的洗禮後，母親繁華褪盡，比任何村民更堅毅，沒有退怯或逃回娘家的念頭，她成為苦難中的家族最大的支柱和依靠……

由福州到古田交通仍不發達，我慶幸多繞道半個時辰到鶴塘讓余教授和大姊等親人相聚，若非時間因素，真想陪他下車徒步半小時，步上

他母親投向父親時，轎子晃悠過的狹峭山徑，陪他返回故居祖宅，解一解戀舊思故的無盡鄉情……

在幾位官方人士接待的晚宴後，我們到杉洋鎮北一公里處的「藍田書院」，宋代大儒朱熹當年為避偽學之謗，曾來此講學。畢竟朱氏的書法結體也曾影響臺灣書壇，這裡留存的朱熹墨跡，雖屬重刻，也值得來此憑弔一番。（圖四）

返回福州時已是深夜。我想著僻遠的幾乎與外隔絕的古田縣，如何能吸引一代鴻儒朱熹



圖四：古田杉洋鎮朱熹題字的藍田書院

前來講學；產生一代高僧圓瑛法師；一位影響臺灣書壇的書家、教育家曾光斗；還有無數優秀的科舉文人，一個看似窮鄉僻壤的山中小縣，卻也是個人文薈萃的洞天寶地，這令我心中湧起無盡的根觸和感懷……

福建詔安縣謝瑄樵田野調查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我自福州搭動車到漳州，再租計程車到百餘里之外的詔安縣，這是我一直盼望能來朝聖的地方。一個只有八萬多人口的市區，竟撐起了百餘年「書畫之鄉」的美名，其藝術風氣之盛，可以想見。此行主要是尋訪詔安畫派的領袖之一，清代臺灣第一書畫名家謝瑄樵以及寓臺的林嘉、沈耀初等的相關資料。

此行獲得祖籍詔安的青年畫家沈益群推薦，由詔安畫家林建楠陪同，拜訪了詔安著名的收藏

家——「抱一軒主人」楊煒強先生。楊先生是我所遇見最慷慨熱情的藏家和紳士，他不厭其煩地傾其所有，讓我恣意觀賞了「詔安花鳥四大家」謝瑄樵、沈瑤池、吳天章、許鈞龍等的作品，林嘉、沈耀初及其啟蒙老師沈祖文、沈鏡湖等的書畫。我想或許他大量收集鄉賢謝瑄樵的墨寶，朝夕與謝的墨寶照面，也受到謝的精神感召，因而也帶有古賢士風範。詔安吳友元撰寫的《臺灣美術開山祖——謝瑄樵》，書中所附作品幾乎也以楊氏收藏為本。

此行最大的收穫，除了看到謝瑄樵（一八一——一八六四）三十歲左右以前署名「管樵」的幾件真跡（圖五、六）；此外，謝瑄樵竟也寫和呂世宜頗接近的伊秉綬隸法（圖六），這時謝瑄樵尚未寓居板橋林家，嘗試此種橫平豎直的「西村流隸法」體勢，頗令人驚訝！



圖六：謝瑄樵早期也寫伊秉綬隸法



圖五：謝瑄樵 30 歲左右以前常屬名管樵



圖七：謝瑄樵弟子鍾元音臨仿其書畫

此外，我也見到幾件謝的高弟鍾元音的書畫（圖七），筆者一直懷疑部分謝瑄樵的墨跡為

他人代筆，在詔安也證實有些的確出自鍾的手筆。（圖八）的這類謝瑄樵墨跡，少了些挺拔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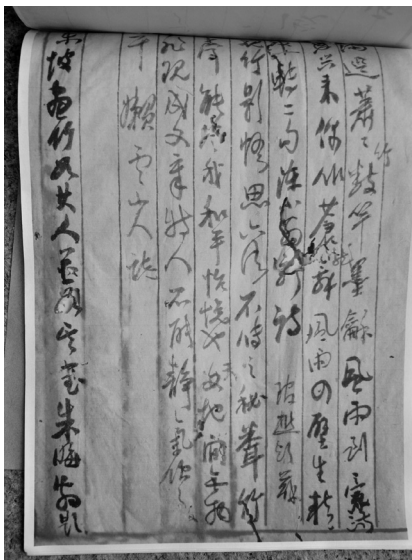
利的丰姿和俠士精神。楊先生也同意鍾元音臨仿謝詩書畫的猜疑。隔天我在藏家沈耀明先生處，也見到鍾元音刻意模仿謝師的扇面一禎，鍾所臨仿的，除了缺少謝師一派任俠劍

氣的颯爽英姿之外，實在也臨習得唯肖唯妙，讓人難以分辨真偽。

此外在沈耀明先生處也獲睹「謝瑄樵詩文手稿」一份，這是近年出土最珍貴的瑄樵墨寶。內容為自作題畫詩文，其中三件為甲辰年（一八四四）謝居詔安時題畫竹風姿，奠基二王，參融些米意，採較淡的墨色，運筆飄逸而疏朗（圖九）；其餘十五件則是書於丁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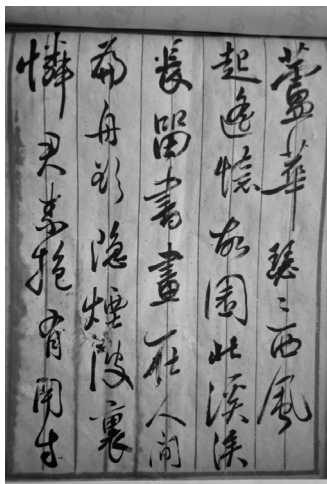
圖八：筆者懷疑為鍾元音偽作的謝瑄樵墨竹 1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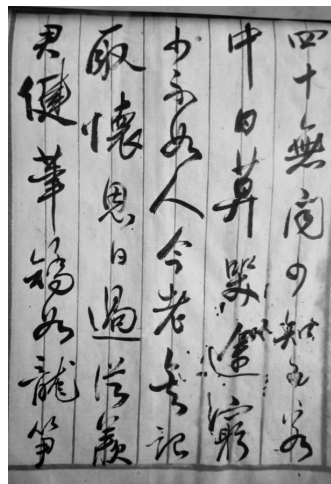
圖九：謝瑄樵題畫詩文 1844

（一八五七），當時謝正客居臺南「宜秋山館」，此園為臺南書畫篆刻家吳尚霑（咸豐九年舉人）於咸豐初年仿其堂兄吳尚新的庭園所建。咸豐七年謝瑄樵客此，應「浣雲先生」而書此舊作題畫詩。（圖十）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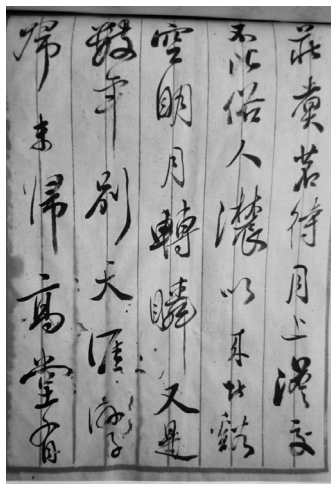
「蘆花瑟瑟西風起，遙憶故園北溪涘；長留書畫在人間，扁舟欲隱煙波裡。憐君素抱有用才，四十無聞少知己；客中日暮哭途窮，少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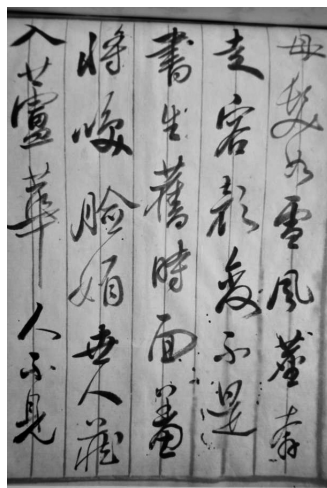
圖十之一：謝瑄樵寓臺南時寫的題畫詩文 1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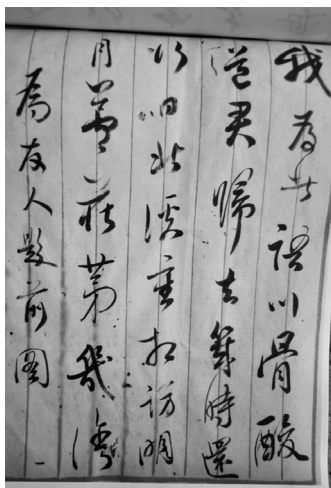
圖十之二：謝瑄樵寓臺南時的題畫詩文 1857



圖十之三：謝瑄樵寓臺南時的題畫詩文 1857



圖十之四：謝瑄樵寓臺南時的題畫詩文 1857



圖十之五：謝瑄樵寓臺南時的題畫詩文 1857

語心骨酸，道君歸去幾時還？何日北溪重相訪，明月蘆花第幾灣？」

相較十三年前所作，多了些米家道媚的精神，但仍是少了些常見的融張瑞圖的橫式斬折剛強意味。臺人如吳尚

人今老矣。記取懷恩日過從，羨君健筆矯如龍；筍莊煮茗待月上，淡交不比俗人濃。以來北谿空明月，轉瞬又是數年別；天涯遊子歸未歸，高堂有母髮如雪。風塵奔走容顏變，不是書生舊時面；羞將笑臉媚世人，藏入蘆花人不見。我為此

霑、林國芳、陳亦樵、李逸樵等，都是經由瑄樵上溯米元章法度。

謝的詩書皆屬上乘，這位清代臺灣書壇帖學第一名家，也對自己的書法極具信心。自稱：「余書法實佳於畫，而次於詩。」（注六）

留宿詔安的夜晚，也令人難忘！在「抱一軒」主人豐盛的晚宴後，謝瑄樵的後人謝勇群先生（一九六四生）來會，謝氏的書風也頗有謝瑄樵寫米的遺韻。當晚主人的好友蔡曉潔小姐為我獻唱多首歌曲，這位「漳州第一女聲」的歌聲，珠圓玉潤、溫婉動人！幾首曲調唱得人摧腸裂肺，至今仍餘音繞樑，迴旋耳際，久久不去……

主人稍後又備下豐盛的宵夜宴，過了半夜後，大家仍談興大發、意猶未盡、不忍道別（圖十一）。席間謝勇群先生，特別提到先人謝瑄樵



圖十一：左1為楊煒強，左2為蔡曉潔，右為謝勇群，背景為謝瑄樵行書四屏。

描述東渡臺灣的驚險歷程！筆畫橫折爽利，粗細變幻，獨特的提頓、折筆，看得出其人剛毅正直的一面。其書、其人、其事相互彰顯，頓時令人心生崇仰、景慕之情！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太平軍攻陷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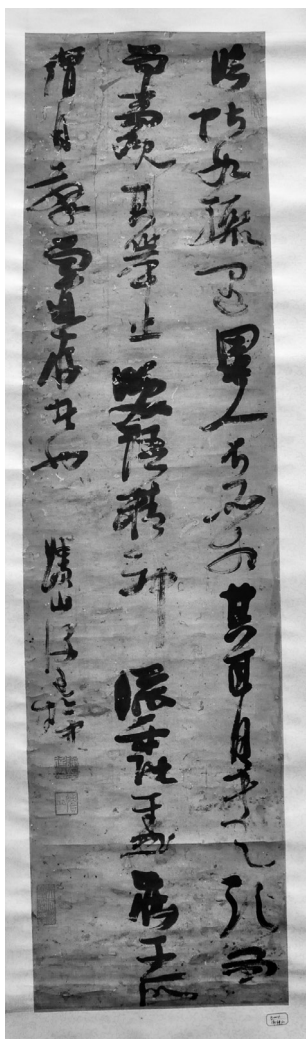
在漳州萬松關被太平軍行「點大燭」酷刑，壯烈成仁一事。恰好飯廳牆上懸有主人收藏的謝瑄樵以米融張瑞圖行書精品四屏（圖十二），應是



圖十二：謝瑄樵〈往東瀛詩〉行書4屏

臺灣林文察率勇內渡參與進剿太平軍，謝瑄樵入林營戎幕，是年十二月抗禦太平天國進攻，與敵將李世賢決戰於漳州萬松關時，林因戰績輝煌，招致官場妒恨，未能獲援軍即刻來解危，又因急於結束戰事返臺，冒然出兵中伏，遭到李世賢誘擄。當時參軍謝瑄樵聞報，丟下碗箸，不及進食便單槍匹馬，前往馳救林提督，雙雙遭擒！李世賢因先前曾受林氏所窘，早已恨林氏入骨。最終林、謝等將領在萬松關被捆於棉絮中澆油點火而亡，史稱殘虐的「點大燭」酷刑！就義前兩人仍正氣凜然，斥賊至歿！之後林文察欽賜太子少保，諡剛愍。謝瑄樵賜騎都尉兼一雲騎尉，葬於漳州昭忠祠。（注七）

謝瑄樵曾語人：「大丈夫生逢亂世，宜立功疆場；何必侷促書生，博領青衫耶？」謝以一個詩、書、畫、印四絕的詔安派藝術領袖，竟能捨身慷慨赴義，有古烈士風。其事蹟傳頌閩臺，



圖十四：謝瑄樵叔祖謝廷燦狂草



圖十三：謝瑄樵廟宇書法臺灣艋舺青山宮二件

聞見者無不涕淚感佩！

臺灣艋舺青山宮也複製了謝瑄樵書畫二件。以顏融米作行書也是臺灣書壇的傳統，但是廟宇書法較少米家道媚敬側的體勢。艋舺青山宮於昭和年間重建時，在主殿右壁上，也重現了謝瑄樵的書畫二件（圖十三）。此二件都斟酌了些張瑞圖的筆勢，加上允文允武、任俠的個性，因此敬側遒勁，豪放快利，為臺灣廟宇書法僅見者。

楊煒強先生另藏謝瑄樵叔祖謝廷燦（字蹟山）的狂草（圖十四），兼有顏魯公及明末張瑞圖、倪元璐的狂放豪氣。《詔安縣志》

記載他「草書筆氣融貫，自成一家。」（注八）除了明末張瑞圖曾隱居詔安，留下許多墨跡、碑刻，對詔安書壇產生一定的影響；推測這也

是謝琯樵接觸明末狂草的一個因緣。

筆者自詔安返回漳州前，也參觀了一九九一年建立的沈耀初美術館。沈耀初（一九〇七—一九九〇）祖籍福建詔安，號「士渡人」，晚年則稱「士渡叟」。先由沈祖文啟蒙，（沈能仿謝琯樵寫竹）之後受族內老畫家沈鏡湖影響尤深。曾入汕頭藝專就讀。一九四八年冬與友人來臺寫生，因國共戰事而滯臺未歸。由於未攜帶教師證件，無法專任而轉徙多所學校從事美術教學，課餘離群索居精研書畫藝事，寫景寫生更寫心中意象，畫風融合徐渭、八大、齊白石、吳昌碩、任伯年等再創新變革（圖十五）。主張筆墨寧大勿小，寧拙勿巧、寧重勿輕、寧厚勿薄。晚年以金石線條將物象形體抽象簡筆符號化，搭配極具個性化的書法結體和禪趣詩境，建立了「沈家樣」古樸稚拙的簡筆禪畫風格。



圖十五：沈耀初國畫 菊石圖 攝於詔安沈耀初美術館 1976

一九七三年夏天，臺灣著名藝評家姚夢谷無意間在高雄共村堂裱畫店發現沈耀初的作品，驚覺南投鄉野竟有如此奇才大隱，立即往訪沈和他的創作，並大力推薦他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舉辦個展，頓時震撼了臺灣整個美術界。一九七四年沈獲臺灣畫學會最高榮譽金爵獎；一九八五年與張大千、黃君璧等一同被評為臺灣現代十大美術家。沈耀初沒沒無聞地苦熬了一甲子餘，終於在晚年揚名兩岸，贏來藝術生涯的春天。

一九九〇年沈耀初回鄉定居，不再作「士渡關塞遠，何日作歸耕」的愁吟。可惜同年因癌症仙逝，未能親睹美術館落成！如今我看到市區這棟儼然詔安地標的四層樓美術館，可以感受詔安人深深以這位旅臺名書畫家為傲；我想臺人何嘗不以這位堅毅固守藝術崗位的隱者、大家為榮！

筆者自詔安返回漳州時，曾與臺灣三大進士許南英的外侄孫女范芸芸女士會面。可惜文革時，許多許氏的相關資料已蕩然無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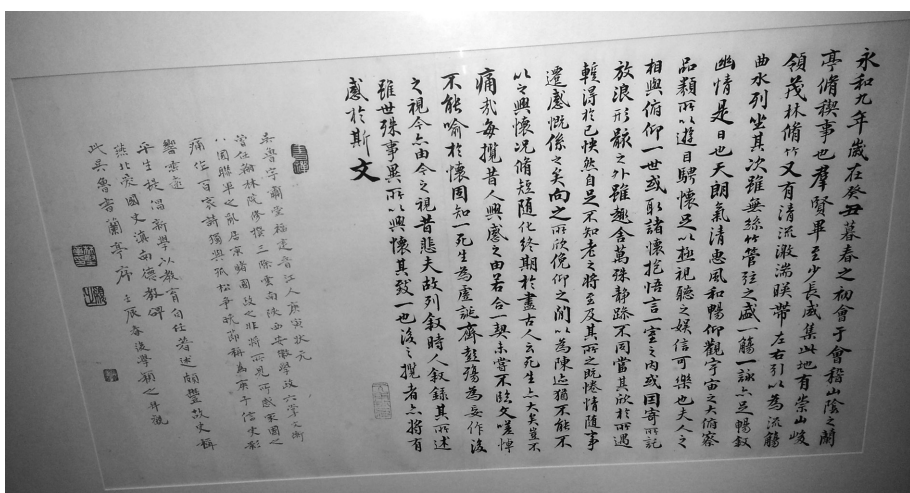
泉州寓臺狀元吳魯的田野調查

離開漳州，筆者轉往泉州，尋找泉州最後一位狀元吳魯的故居，拜訪其第五代嫡孫吳綬育先生。吳魯在甲午戰爭後，和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極力反對臺灣割讓日本，臺灣是他的第二故

鄉，因此他在詩文中表現出對臺灣人民無限的同情。所著《百哀詩》被史學家認為「堪稱庚子信史」。那種「獨與孤松爭晚節」的精神、氣節，也深受臺人贊佩。

吳魯字肅堂，號且園（一八四五一—一九二一），晚號老遲，又號白華庵主。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狀元（一八九〇），晚清著名詩人、學者、書法家。清代和王仁堪同為寓臺二位名狀元，二人都深受到臺人的愛戴、景仰。

筆者在「閩臺緣博物館」副館長陳健鷹先生的引薦下，由著名學者林堅璋先生陪同和吳魯第五代嫡孫吳綬育先生會面。林、吳二位前輩引領我到鯉城區東街後街的狀元街一裱畫店，觀看吳魯的小行書〈蘭亭序〉，其後附有林堅璋先生題跋。（圖十六）



圖十六：吳魯書〈蘭亭序〉，後為林堅璋跋

此件先人名蹟，引起吳綬育先生許多的感慨！他表示先祖

吳魯善鑑賞，四子吳鐘善榮登光緒二十九年進士（一八七九—一九三五，字元甫，號守硯庵主），同樣有嗜古癖好，家藏萬卷古籍暨數千件名人書畫、印章。但文革時期，家族因是狀元、科舉世家之後，無法躲卸被批鬥的命運，不但古籍、書畫全被搜刮一空，他和家人也身陷囹圄兩年！文革結束後，當局僅歸還十四箱詩書畫印等。吳父將這些失而復得的寶貝藏一木屋，閒來便取出逐一賞玩。但就在吳綬育後來為父親治喪期間，竟被宵小毀屋竊走所有珍藏，直到喪事結束多時，想查看庫藏寶物，才發現全數不翼而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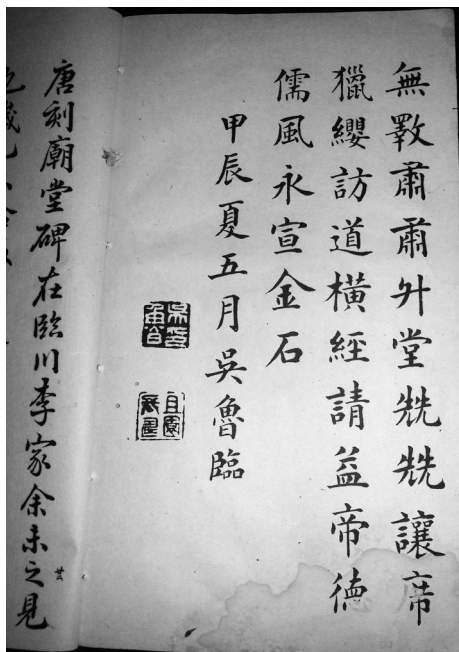
令人扼腕的是，竊賊另外訂製十四個一模一樣的空箱子，塞滿雜物後，還置原位，好掩人耳目。因此期間雖曾往視，並未發覺異狀；直到發現寶物被竊，早已被變賣各地，難以回天。這十餘年來，在林堅璋先生的協助鑑定和蘇強先生的財力支援下，陸續買回數十件吳魯、吳鍾善父子墨蹟，並印章十方。

而前述的〈蘭亭序〉，便是這批被竊走散賣的寶物之一。每

次目睹失竊的先人遺蹟，就有滿腔的無奈和感傷！這些珍寶連續二次遭受令他難以承受的劫難，他已心力俱疲！將興趣移往瓷器等雜項鑑賞，不再涉及書畫鑑藏，避免再勾憶起傷心往事！

吳先生接著帶我到晉江蘇強先生處，蘇強為私人收藏吳魯作品最豐的，每次在坊間遇到吳魯隻字片楮，都會請吳綬育等協助鑑定，十餘年來也陸續購回數十件墨跡。從光緒十六年吳魯四十六歲中狀元時的殿試策（圖十七），看得出吳在二王、唐楷歐、虞、顏、柳等的深厚學力。而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吳魯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圖十八），溫潤圓渾，剛柔並濟，可窺見他殿試策書的體勢淵源。這件臨書曾於一九二一年由上海尚文書局出版。

吳魯在《跋大令十三行補臨本》一文寫道：



圖十八：吳魯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1904



圖十七：吳魯中狀元的殿試策 1890



圖十九：吳經育與吳魯楷書二屏 1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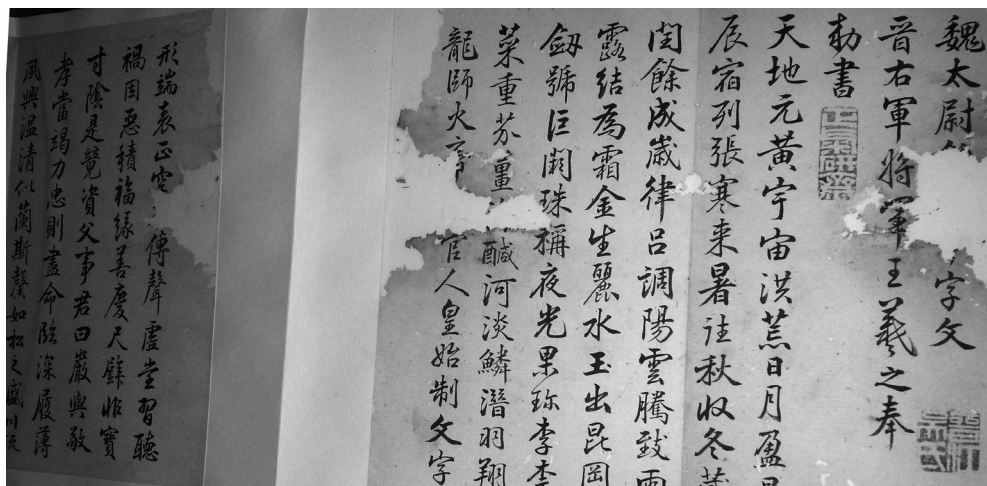
「遇應制則以時下勻圓之體書之，雖偶見賞，惟自知此道終屬門外漢耳。」可見他雖以勻圓的端楷應試，卻不以應制的館閣書風而自足，仍想多融各家來創新面貌。

楷書雙屏（圖十九）書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五十四歲，被泉州官方列入「泉州十寶」之一。植基於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虞

世南《孔子廟堂記》，又融入了歐、褚、趙孟頫等的筆觸、體勢。弘一法師李叔同稱其書：「能副其實，嚴肅端莊，可寶也。」（注九）稱譽其書可矯正狂怪的時弊。

吳魯晚年的楷法，筆勢、導鋒變化莫測，兼容各家於一爐，可峻拔渾樸，可舒和含蓄，更有一代忠良死節之臣冤峨磊落的丰采氣概。

此外蘇強先生珍藏了吳魯臨王羲之《千字文》（圖二十），以唐楷根基融合二王帖學，書來秀逸挺拔。吳魯第四代嫡孫吳紫棟評論其書曰：「吳魯法書，結字特點是初唐骨格，存中唐筆意。也就是以歐虞為基本結構，而兼褚遂良之寬舒，取聳向的長方形，筆劃棄相背而取相向微外拓，提按明顯，轉折取廟堂及麻姑含蓄的筆意。這在『溫陵合族吳氏祠堂記』殘碑中有較明顯的表達……吳魯楷書，包含二王及有唐諸家



圖二十：吳魯臨王羲之〈千字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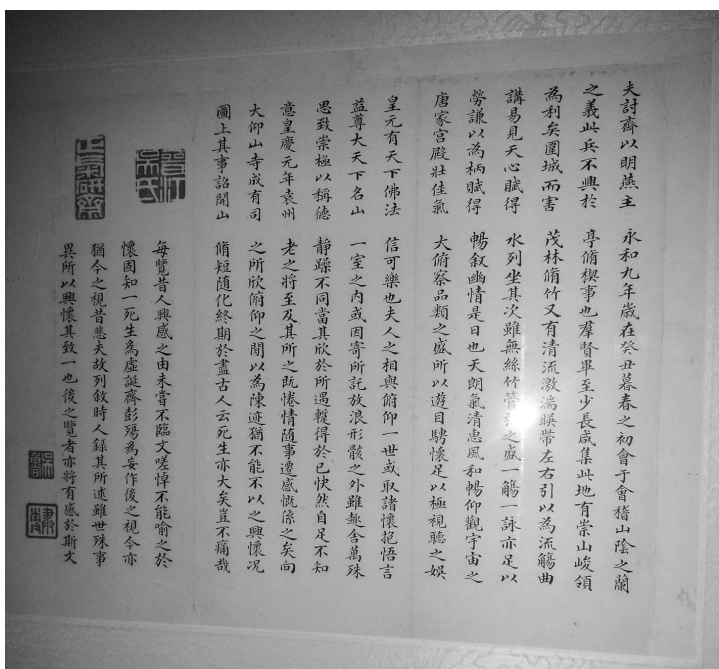


圖二一：吳魯用章

筆意，峻拔是其基本面貌。這是吳書的精神所在。」（注十）吳紫棟四歲時便跟隨二伯父學習吳魯書法至今，始終堅持晉唐主流，恪守晉唐家法，和姪兒吳綬育的體勢，都頗有先人吳魯的大家風範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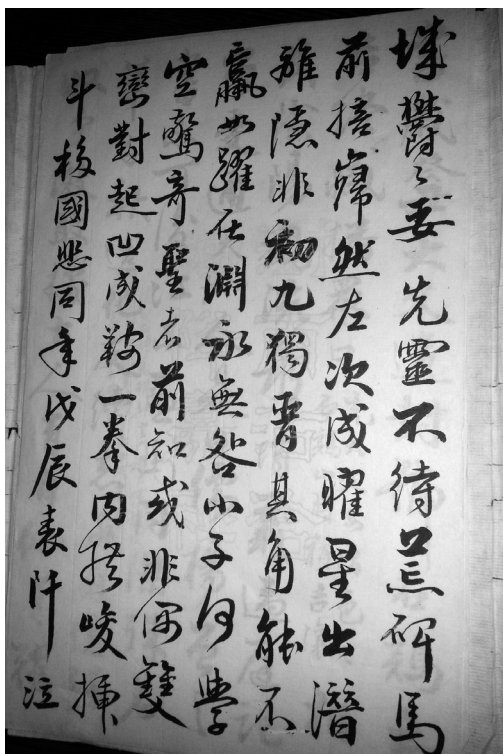
在吳綬育先生追回的十方吳魯印章中（圖二二），其中一方印紐為機器刀工，應是二十世紀後期所仿製；其餘九方包括了「正氣研齋」齋館章在內。也許過度欣喜，吳氏未經仔細思量，便在部分尺牘手札虛白處，新鈐了此章和名、號印，反而折損了些原蹟的價值。（圖二二）

至於吳魯為何自館為「正氣研齋」，這與他最珍愛的「岳忠武硯」有關，此硯又名「正氣硯」。「正氣」也成為吳魯生平行事的準則。根據吳魯隨筆記述，此硯為一八九四年視學安徽時得於皖南，吳視為無上珍寶。從此「正氣硯」成為吳家鎮堂之寶，因號書齋為「正氣研齋」，遺著



圖二二：吳綬育在購回的吳魯墨跡上，新鈐了「正氣研齋」等印

則稱《正氣研齋彙稿》。吳魯逝世後，子鍾善也命自己的書齋為「守硯庵」，著作則稱《守硯庵文集》。鍾善在其《守硯庵記》一文中，寫道「獨守斯硯以老茲幸也」，表明了繼承先人遺志的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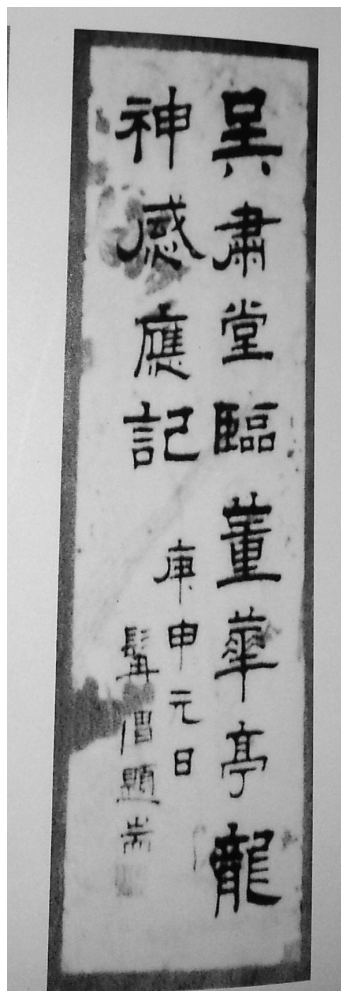
圖二三：吳魯四子，進士吳鍾善行書

心。
吳鍾善曾於日治時期渡臺，臺人敬其父也兼愛其人其書。書法毫不遜乃父，行書宗二王而多骨力，楷則多取初唐縱勢章法，行筆流暢，深受乃父濡染。（圖二三）

由傳世墨跡分析，吳魯的行書受晉唐影響

最深，吳鍾善在〈先府君行述〉一文中也稱吳魯政事之暇喜臨晉唐法帖；此外吳魯臨過趙孟頫的行書〈前後赤壁賦〉，據吳綬育先生口述，吳魯一向對趙字給予極高的評價。（圖二四）則為寓臺書家陳蔡於一九二〇年以隸書為吳魯的遺作題箋：《吳肅堂臨董華亭〈龍神感應記〉》。綜上所述，吳魯對趙孟頫、董其昌也是極為青睞的。他書中俊逸秀美的氣質，部份應是淵源於此。

吳魯逝於一九一二年，墓誌銘（圖二五）以玄武岩磨刻而成，由莆陽江春霖御史撰文，江稱譽他「書法精絕，名噪都下」。此銘由寓臺名書家曾道以顏法端楷書丹，為研究吳魯極重要的文獻資料，也是研究臺灣書法史的一塊重要瑰寶。



圖二四：書家陳蔡曾以隸書為吳魯臨本題箋 1920



圖二五：吳魯墓誌銘

注釋

- 一、錄自趙樸初書〈圓瑛法師塔銘〉《圓瑛法師》頁六四，梁蘭吉主編，圓瑛法師畫冊編輯委員會，二〇〇七年。

載其祖父名謝廷烘、業儒、早亡。
- 二、《從古田走出的一代大師——圓瑛》頁二。政協古田縣委員會，香港天馬出版社發行，二〇〇八年五月。
 - 九、錄自吳紫棟〈吳魯法書搜尋錄〉《幼近家學，老未得法。》書法集二〇〇七年，吳綬育先生提供。
 - 十、錄自注九書目。
- 三、同注二書目。
- 四、鄭虛一《成趣園詩鈔》，〈唱酬集〉，頁三。
- 五、「鯤海粹編」，頁一八〇，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 六、錄自《臺北市志》卷九「人物誌」，頁一四七，一九八〇年六月。
- 七、參考盧嘉興著《臺灣研究彙集》第十九輯，〈清代流寓臺灣的藝術家謝瑄樵〉。
- 八、或稱謝廷煥為謝瑄樵之祖父，此根據詔安吳友元編著《臺灣美術開山祖——謝瑄樵》，（頁六，詔安書畫院出版，二〇〇九年）書中

生不逢時的《夏承碑》

文 林明良

藝術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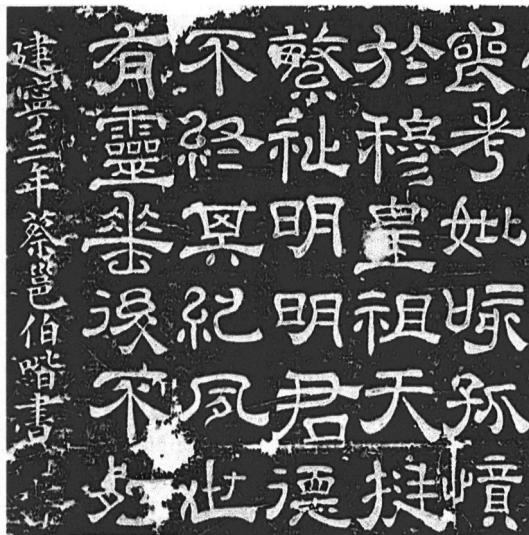
《夏承碑》全稱《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又名《夏仲兗（子）碑》。東漢建寧三年（公元一七〇年）六月立於河北永平。隸書凡十四行，滿行廿七字。陽文篆額題「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三行九字。

《夏承碑》自元代王惲定為蔡邕書，此後書家多沿其說，但無實據可憑。明王世貞及清康有為對此說皆有質疑；康有為《兩漢金石記》謂：「王惲以《夏承》飛動，有芝英龍風之勢，蓋以為中郎書也。吾謂《夏承》自是別體，若近今冬心、板橋之類，以論語核之，必非中郎也。」明朝王世貞《秋瀾集》跋此碑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繇）、梁（鵠）諸公小異，而

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然蔡集不載，而他書亦不可考，姑闕之以俟知者。」

據趙明誠《金石錄》稱，此碑「刻劃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此碑最完。」可見原石在南宋初年尚稱完璧。

明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原石因築城遭工匠所毀。兩年以後（一五四五），知府唐曜於漳川書院（今永年紫山書院）取舊拓「成化本」重刻一碑置亭中。世稱「嘉靖本」。碑末有「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一行九字（圖一）及唐曜重刻題記，皆正書。據稱存世唯一較可信的原拓本，為明無錫華中甫真賞齋本。



圖一：《夏承碑》清拓唐曜重刻「嘉靖本」（局部），碑末有「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一行九字。

據清王澐《弇州山人四部稿》評曰：「此碑字特奇麗，有妙必臻，無法不具。漢碑之存於今者，唯此絕異。然漢人渾樸沉勁之氣，於斯雕刻已盡，學之不已，便不免墮入惡道。學者觀此，當知古人有此奇境，卻不可用此奇法。」

本文論述以河南美術出版社《中國歷代名

碑名帖精選系列》「嘉靖本」唐曜本，以及臺灣華正書局出版之《宋拓夏承碑》「真賞齋」之《夏承碑》本為論述根據。

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話說李天兵、周天將與柯凌芬（外號考零分）三人逛書店，天兵意外發現有本《夏承碑》，一時心動就買下來。

考零分對此碑雖然陌生，但見書體古怪，隸篆夾雜，與一般隸書風格大不相同，覺得有趣，跟著也買。

天將見狀不以為然：「中書君老師一定不會同意你們練這種字帖的。」

考零分：「可是我覺得這字很『酷』，我喜歡。」

天將：「老師說《夏承碑》為『可觀不可學』，初學者若根基不穩，容易走入魔道。」

天兵：「買回家當參考資料總可以吧？何況老師也只是說『不可學』，其實它還是『可觀』的。」

天將的內心也是喜歡《夏承碑》的，於是也買了一本，三人並約定各自回家臨習，一段時間後再交換心得。

考零分回家越看《夏承碑》越是覺得可愛，可惜筆法忽篆忽隸，有些詭異之處，實在不知如何下筆才對，摸索了幾天仍是不得要領；只好打電話向天兵、天將兩人求救，結果發覺這兩個寶貝師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正繞著圈圈「鬼打牆」，問題也是一堆。

三人沒輒，想去請教中書君老師嘛又怕挨罵，這時不約而同的想到了一個救星——

「走！找大樗先生去！」三人異口同聲。

眾生與「師叔」大樗先生見面之後，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夏承碑》的作者真的是蔡邕嗎？」

大樗先大致看了一下天兵帶來的碑帖然後說：「你們這本《夏承碑》是所謂的清拓『唐曜重摹本』，碑末雖刻有『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一行九字，但恐怕是刻碑者的一廂情願了。《夏承碑》原本無作者，自元代王恽定為東漢蔡邕書之後，後世的書家才開始沿用這樣的說法，歷來反對此說者也不少，如明王世貞、清康有為等人。原因除了書風不同之外，此說也未見於任何

史書記載。」

天將：「我曾用蔡邕的《熹平石經》（圖二）來相比對，發現兩者書風確是差異很大。」

天兵：「是啊！我看這應該又是一樁『名人過度崇拜症』的病例。《乙瑛碑》的碑末不也是刻了一行題記：『後漢鐘太尉書。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圖三）（注一）？兩者情況正好相類似。」

「什麼叫作『名人過度崇拜症』？」考零分聽糊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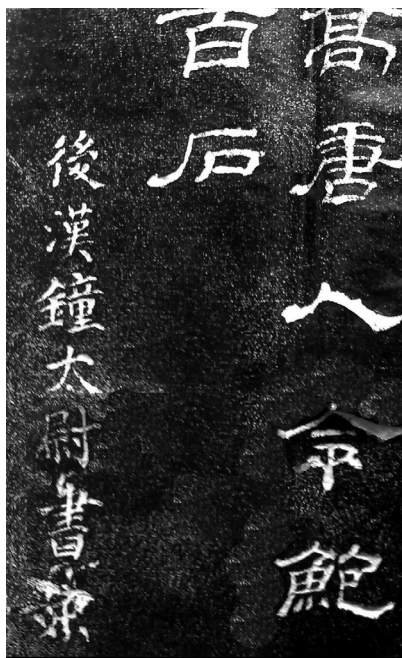
天將：「意思是說自古以來，有很多偉大的書法家，如蔡邕、鍾繇、王羲之等，後人因崇尚其書，有些『好事者』就把一些優秀的『無名氏』作品，加以穿鑿附會幫它們找主人，蔡邕因

為名氣大而雀屏中選。」

大樁：「說到蔡邕蔡伯喈，還真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東漢時期的大書法家，不但博學多



圖二：由蔡邕主持書寫及訂正的《熹平石經》（局部）。



圖三：《乙瑛碑》碑末刻有『後漢鐘太尉書……』

能還精通數術、天文，音律等絕學，漢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將，故後人稱他『蔡中郎』。」

拜訪大樁之前，三人當然也是做過功課的，於是由天將接著說道：

「漢靈帝熹平四年時，蔡邕主持書寫及訂正六經文字並鐫刻在石碑上，立於大學門外，世稱《熹平石經》。當時的後生學子都根據此石經

來校正經書，每日觀覽摹寫的人塞滿了街道，不絕于途（注二）。」

天兵：「蔡邕在書論上也有很大的成就，他所著的《筆論》和《九勢》兩篇至今仍為學者評論書法優劣的重要根據與參考。」

天將：「按唐張彥遠的《法書要錄》說，蔡邕書法傳之崔瑗及蔡文姬，蔡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再傳到王羲之……。」

天兵：「哇！若按照這個輩份算下來，書聖王羲之還得稱呼蔡邕一聲『太師祖』了？」

考零分：「蔡邕有一次聽到有人用木頭燒飯的聲音，發覺燒的正是一塊桐木，於是搶救下來改製為琴，果然聲音極為美妙，琴尾還因為燒焦了一塊，所以稱為『焦尾琴』。（注三）」

天兵：「據傳他在鴻都門看見工匠以堊（せ）帚成字，得到啟發而創出『飛白書』。」

考零分：「元朝末年有一部著名的南戲《琵琶記》，講述蔡伯喈與趙五娘的愛情故事，把蔡邕描寫成是一個背親棄婦、不忠不孝的負心漢。陸游因此寫了一首詩：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天兵：「噢！妳剛剛說《琵琶記》是元朝末年的作品，可是陸游明明就是南宋詩人，這豈不又來了一個『未卜先知』？」

考零分被抓到了語病，臉色不禁一紅支支吾吾：「對啊！這……這……」

大樽先生適時解圍說：「蔡邕與趙五娘的故事，其實是由宋代民間流傳已久的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所改編成的南戲《琵琶記》（注四）。」

有此奇境，不可用此奇法

《夏承碑》作者的問題釐清之後，接著下一個問題是「可觀不可學乎？」

天將：「先生，清人王澐說『學者觀此，當知古人有此奇境，卻不可用此奇法』。中書君老師也強調說『可觀不可學』，是因為它書風的詭譎怪異嗎？」

大樽：「元代王惲對《夏承碑》的批評是形模怪譎，『蛇神牛鬼，寵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陳堂堂者乎！』不過，批評歸批評，基本上王惲、王澐兩人的結論都還是持肯定的態度。」

天兵：「既說『蛇神牛鬼，寵雜百出』，又說『氣凌百代，筆陳堂堂』兩者豈不矛盾得很？」

大樗：「美的表現是多元性的，『端正』固然是美，『氣質』也是美，『個性』也可以是美，即使『醜怪』也都可以是另類之美；若以『美食』來作比喻：臭豆腐、皮蛋、豬血糕等這類特殊美食，恐怕都不能合乎傳統美食『色、香、味』的標準吧？」

提到美食，眾生的精神一下子就High起來了。

愛吃皮蛋的天兵馬上說：「美國CNN電視節目竟然將皮蛋選為『世界上最噁心的食物』，還說成『魔鬼煮的蛋』，真是豈有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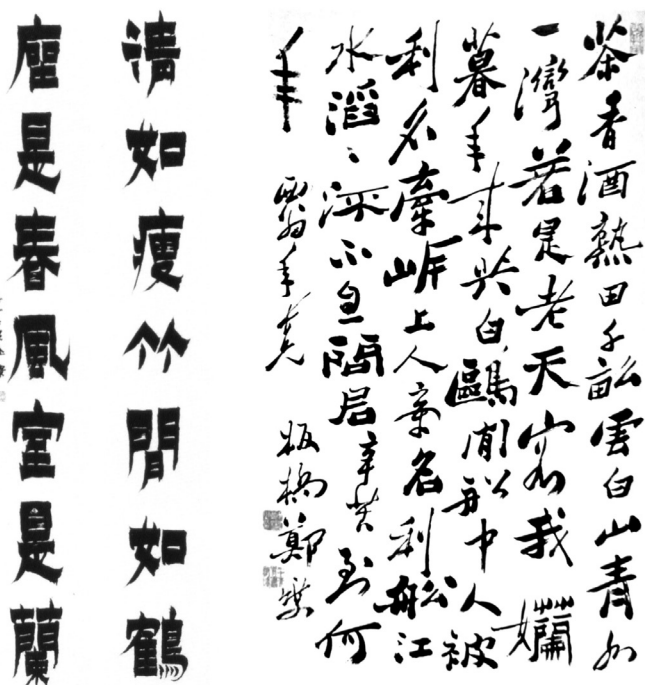
愛吃豬血糕的天將說：「英國旅遊網站『Virtual Tourist』居然將豬血糕評為『全球第一怪食』，也太過分了。」

考零分：「臭豆腐之前也曾在『世界上最噁心的食物』榜上有名，不過最近卻鹹魚翻身，榮登了CNN亞洲美食第二名。」

大樗：「與其說《夏承碑》怪異，不如說它『風味獨特』。正如康有為所說：『吾謂《夏承》自是別體，若近今冬心、板橋之類。』」

天兵：「先生的意思是說《夏承碑》與揚州八怪中的金冬心、鄭板橋（圖四）的書法，都是屬於一種『另類』之美？」

大樗：「正是。」



圖四：左圖金農對聯：清如瘦竹閒如鶴；座是春風室是蘭。右圖鄭板橋作品：茶香酒熟田千畝，雲白山青水一灣。若是老天容我懶（懶），暮年來共白鷗閒。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滔滔流不息，問君辛苦到何年。

大樗出示了他的「真賞齋本」，世稱孤本，據傳是唯一較可信的原拓本。在簡單的講解碑文內容後，大樗要求眾生以唐曜刻的「嘉靖本」，與明拓的「真賞齋本」逐字作詳細的比對，看看

兩者之間有那些異同。

考零分：「乍看起來，唐曜刻的『嘉靖本』，似乎比『真賞齋本』更為清楚，版本也顯得漂亮些？」

大樗：「聽妳這樣說就知道是外行了，碑帖的選購絕不能以『清楚』或『漂亮』為選購依據，一個碑帖歷經千百年的風雨侵蝕、戰亂或人禍，有缺損或字跡漫漶不清是很正常的現象。過於清楚的碑帖妳們反而應該質疑；有可能是後代『重刻品』或是生意人為了增加『賣相』而動手腳加以描繪修補而成的。」

二帖比對之後，眾生結論大概如下：

一、就整體而言，「嘉靖本」輪廓刻劃雖較清楚，但刻工粗糙、鑿痕明顯，整體精神、氣



圖五：清拓「嘉靖本」與明拓「真賞齋本」之局部比較。



圖六：「真賞齋本」有翁方綱補缺三十字（局部）

勢皆不足。「真賞齋本」則書寫筆意猶存，氣勢靈動（圖五）。

二、「真賞齋本」封面題簽為《宋拓夏承碑》實為明拓重刻本。帖後有翁方綱的長跋並補缺三十字，（圖六）。清拓「嘉靖本」無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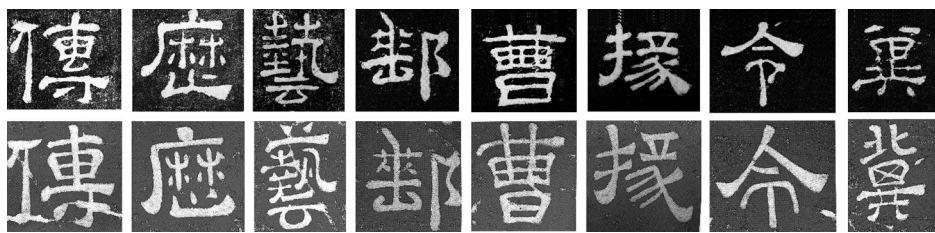
三、就差異較大的眾多單字中，眾生選出代表性的廿四個字依序是：「傳、歷、藝、郵、曹、掾、令、冀、道、愛、建、寧、號、咷、辭、哀、約、慕、前、願、器、幽、潛、永。」（圖七、八、九）。

兩帖一作比對，優劣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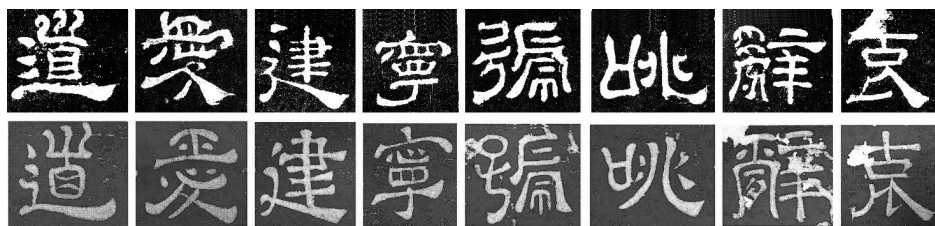
三個人面面相覷，有點不知所措，忙了半天，竟然連帖子都買錯了。

天將瞪了天兵一眼：「早知道就應該先請教一下大樗先生後再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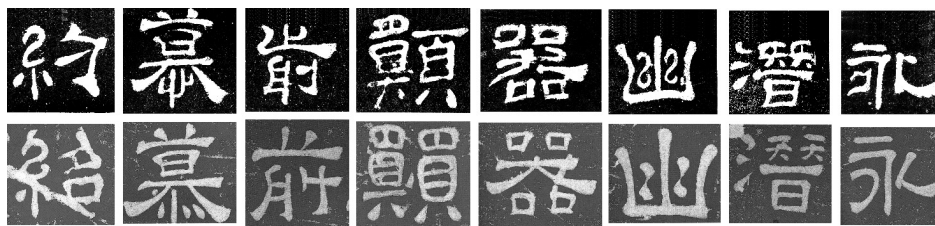
天兵洩氣的說：「Sorry！害大家買到了山寨版的《夏承



圖七：傳、歷、藝、郵、掾、曹、令、冀。（上為明「真賞齋本」下為清「嘉靖本」）



圖八：道、愛、建、寧、號、眺、辭、哀。（上為明「真賞齋本」下為清「嘉靖本」）



圖九：約、慕、前、顛、器、幽、潛、永。（上為明「真賞齋本」下為清「嘉靖本」）

碑》。」

考零分：「沒想到兩者的差異竟然如此之大。這清拓本還真讓人有『魚魯豕亥』、『盡信帖不如無帖』的感覺。」

天將：「是啊！正如坊間許多所謂的『修復』本，遇有殘缺繆誤之處，往往未經細心的考證，而逕以作者『想當然爾』來修補，如此很容易誤導初學者走入歧途。」

大樁：「這『清拓唐曜重摹本』除了版本不佳之外，還有一個很大問題，它未按釋文的順序編排，而是將整張原拓以『切豆腐』塊狀的方式裁割成頁，造成文字『無法接續閱讀』的現象。編輯者顯然有偷懶之嫌，對學習者而言也造成解讀上的極大不便。」

混搭書風的祖師爺

天將：「《夏承碑》的特色是隸書帶篆意的比例很高。尤其表現在部首方面特別明顯；如：單人旁『仲』、牛字旁『牧』、豎心旁『忉』、絞絲旁『紱』、草字頭『葉』等等（圖十）。」

大樗點頭補充說明：「《夏承碑》雖然是隸書，但用筆多篆書的圓轉之法，方圓筆意兼而有之，極有特色，如『紱』、『流』、『感』、『世』、『幽』等（圖十一）」

天兵：「『位』、『仲』等單人旁的部首書寫分三筆完成，『己』、『繩』、『先』等『乚』筆劃分兩筆完成書寫，也是漢隸中少見的筆法（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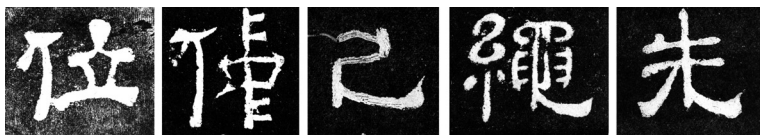
大樗：「柯凌芬！說一下妳的看法？」



圖十：「仲」、「牧」、「忉」、「紱」、「葉」。



圖十一：「紱」、「流」、「感」、「世」、「幽」。



圖十二：「位」、「仲」、「己」、「繩」、「先」。

柯凌芬與天兵、天將比起來，算是菜鳥，本來不太敢發表意見，但既然大樗點了名，就大膽直說：「我覺得《夏承碑》似乎帶有點「行書」



圖十三：「之」、「哉」、「咳」、「明」、「天」。

味，可是想舉例卻又說不上來。」

經考零分這麼一說，天兵、天將也覺得《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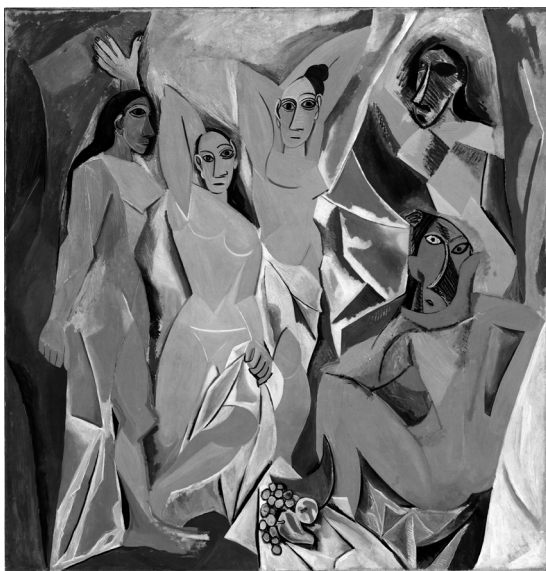
承》確是有幾分「行書」味。

大樗點點頭：「不錯，《夏承》表面上雖然看不到具體的『行書』字形，但作者顯然是個運筆純熟，精通各體書法的高手，左撇右捺、提按收筆、縱橫顧盼之間自然帶有行書的寫意。舉例如『之』、『哉』、『咳』、『明』、『天』等字（圖十三）」

大樗：「有些藝術家的作品因思想『過於先進』或『個性崢嶸』，故與時代潮流扞格不入，而受到譏諷、排斥；清代鄭板橋

的書法就曾被袁枚斥之為『野狐禪』，楊守敬更以『魔道』視之，但以今日看來，評者未免眼拙，言之過甚了。」

考零分也有感而發：「西畫大師畢卡索在西元一九〇七年畫的〈亞維儂的少女 Les Femmes d'Avignon〉（圖十四）。在當時以



圖十四：畢卡索作品〈亞維儂的少女〉1907

『唯美』為主流的巴黎藝壇，也曾被視為『驚世駭俗』、『牛鬼蛇神』之作；但沒有人會想到〈亞維儂的少女〉這幅畫作現在已成為立體畫派 cubism^(注五)的開山祖師之作，而且還是一件由古典風格要邁入廿世紀現代藝術分水嶺的經典大作。」

大樽補充說明：「〈亞維儂的少女〉是件高達2.5公尺見方的巨作，畫面中有五個赤裸的女人畫像，右側兩個女子的頭部以非洲面具方式表現，左邊的女子的頭部如古埃及雕像，中間兩女子線條似漫畫人物……。如此呈現了數種不同風格、不同技巧並列雜陳的趣味，還出現出了許多塊狀分割，類似現代的3D立體畫面的效果……。」

天將苦澀地說：「坦白說，我還是不大看得懂它好在那裡？尤其為什麼要把幾個女生都畫

得口歪眼斜、醜不拉幾的……。」

這「口歪眼斜、醜不拉幾」一出口，讓大樽不禁大笑：「我用最簡單的說法就是，這件作品鼓勵了後來的藝術家更大膽地拋棄傳統技巧，也從此打破傳統繪畫只能表現『美』的舊觀念。」

天兵搔著腦袋：「畫面的女子造型雖然『醜』得很有趣。但是跟《夏承碑》有什麼關係？」

大樽：「〈亞維儂的少女〉和《夏承碑》兩者的『怪』，其實都符合當今正夯的後現代『混搭(Mix and Match)』之審美觀。此外，兩者都有『生不逢時』的處境。」

天兵：「啊呀！先生早說『混搭』我就懂了，小時候如果左右腳著不同色彩的鞋、襪，會被當作神經病看待，現在則是百無禁忌、視為平

常，甚至被當成最時髦的流行在追求。」

天將：「這麼說來《夏承碑》與《亞維儂的少女》還是『混搭』風格流行的祖師爺輩了。」

大樗：「總而言之，《夏承碑》非不可學，它只是生不逢時，難得知音罷了。」

最後，眾生為了表達謝意，拉著大樗先生到夜市大啖美食，坐定之後大樗想到一個「生不逢時」的歷史典故：

漢武帝有一次到了郎署（宿衛侍從官的公署），看見一個年紀很大的官員，髮鬚盡白，衣著破舊，正埋頭辦公。

武帝好奇地問：「老先生在這單位上班多久了，年齡怎麼這麼大呢？」

老先生回答說：「臣姓顏名駟，江都人，文帝的時候就開始當郎官。」

武帝很訝異：「經過這麼多年了，為什麼官階還這麼低？」

顏駟：「文帝喜歡文官，而臣好武藝；景帝喜歡老臣，而臣當時正年輕；陛下喜歡青年才俊，而臣已經年老；所以歷經了三個朝代都未受到重用，只好一直呆在郎署。」

武帝聽了感嘆了很久，後來將顏駟升為會稽都尉。

天兵：「這顏老頭算他運氣好，碰上漢武帝這個知音，否則豈不就懷才不遇埋沒終生了？」

大樗嘆了一口氣：「這正是所謂的知音難

求啊！就像千里馬要遇上伯樂，良木要遇上蔡邕之不易。今天，《夏承碑》遇上你們三個也算知音。」

三人聽了開心不已，大樽先生突然豪爽的將杯中的啤酒一飲而盡，拍桌笑曰：

「誰說知音難尋？今晚我們四人就來當個『美食知音』吧……。」

話猶未盡，只聽到天兵、天將、考零分三人早已爭先恐後地大聲地吆喝著：

「老闆！臭豆腐、皮蛋、豬血糕各來三份！要快！」。（二〇一四年三月于得雨山居）

注釋

一：相關論述參見拙著《書法家撞牆壁·鍾元

常抱屈千古》一文，二〇〇〇年，惠風堂出版。

二：熹平四年（西元一七五年），議郎蔡邕和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等人，鑑於當時儒家經籍因輾轉傳抄，多生謬弊，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刻《易經》、《論語》、《尚書》、《春秋》、《公羊》、《魯詩》、《儀禮》七種儒家經典，立於洛陽城南太學門外，並列相接，共四十六石，經各高一丈許，寬四尺，兩面刻字，共二十餘萬字。

三：《後漢書·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四：嘉靖三十八年徐渭《南詞敘錄》：「南戲始于宋光宗朝（一一九〇—一一九四），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

五：立體派 Cubism 為西方現代藝術史上的一個運動和流派。一九〇八年布拉克在卡恩韋勒畫廊展出作品時，因馬蒂斯批評他的畫是在描繪「立方體」，這種畫風因此得名。此畫派有兩大特色：一是塞尚認為「自然界的物象皆可由球形、圓錐形、圓筒形等表現出來」；另一個則是畢卡索在非洲民族面具上發現的靈感，以及反自然主義式的表現手法，畢卡索的〈亞維儂的少女〉正是此兩種觀念的結合作品。

墨皇書會雅集

文
干學渝

春來百花开，去年在墨皇新秀梁素英、朱清楠、賴志強、安元中、陳秀雲（五位均李淑娥平等里書法班學生）的奔波引導中，大夥深為平等里櫻花驚艷傾倒，即已訂下今年賞櫻之約。

天地間事物的會聚和合本有緣分。平等里諸君原以為三月八日花开最盛，理所當然為最佳賞花日。無奈當天婦女書會大展開幕，於是斟酌延後一週，深以失去良辰吉時為憾。誰知天意難測，早先艷放的花朵固已逝去，連日陰雨帶來的一波寒流卻催發了無數的新蕊。三月十五雨後初晴，粉嫩的吉野櫻，新開一片，攢簇交錯在枝柯間，蟠踞山頭，迎風招展，嬌美的花海讓人讚嘆。穿梭漫步其間，攝影、談笑，春天旺盛清新的生機，使我們腳步輕盈，滿心歡喜，私房景點令人飄飄然萬慮盡消。託賴志強的福，山居主人更打開鐵門邀我等入內盤桓，並奉上熱騰騰香甘生津的桔茶，真是美上加美了。





午餐設在禾豐農園，十六人圍桌共坐，除原訂桌菜外，朱清楠另備手切自種的鮮脆大芹菜以及非比尋常的蜜山藥兩大盤，份量超多，生食不需沾料，風味極佳，立刻博得眾吃客的好評。美食尚須美酒來搭，紅棗酒、橄欖酒、蘭花酒，酒香四溢，也讓人應接不暇。席間忙得最不可開交的是副會長陳寶來，負責講述歷任會長的豐功偉業，促成新老會員自我介紹，並進行會務報告，討論會長選舉、續任及未來展出事宜。最後一致決議由林坤英續任會長，年底並配合陳素民金門新居與藝廊落成，前往展出，以資慶賀。短短一頓飯時間，其樂融融，完成許多大事。

一點四十分，全班人馬轉赴不遠處梁素英府的深山大宅院。進入寬敞的客廳，明亮的大片玻璃外，迎面矗立著陳祥乾書蹟草木入簾青大刻石，別具心裁的設計特別有意義。室內三張大桌已鋪就，取出紙筆，隨即展開今天的壓軸大戲——揮毫觀摩。在陳寶來唱名中，林河源、陳素民、李淑娥、于學渝、陳寶來、蔣先秀，一一登場。書畢，正式加印，拉線懸掛，馬虎不得。有人攝影、有人拉紙、有人叫好捧場，氣氛熱烈，除

原規定每人五件外，幾至欲罷不能。作品抽籤分贈度藏，統統有獎。會長林坤英即興揮灑牡丹富貴圖乙件，林河源題字，出席者全體簽名以誌今日盛會。大合照後，作品留贈主人，感謝十二萬分熱忱的招待。事實上結束盛會前，主人又搬出大量炒米粉、滷豆乾、鳳爪、茶葉蛋、天婦羅湯等各種點心，番茄、香蕉、陽明山橘和自家庭院摘下的金桔，任人食用或攜回；臨行時又贈送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出版的明清高僧書法及攜帶作品用桶套，每人一份，真正是滿載而歸。

江山代有人才出，墨皇書會成立迄今十數載，成員幾經更迭，原會員泰半身體精力大不如前；幸有新秀加入，互動交流鼓舞，志同道合，真誠相待；此番眾樂，但覺面目一新，人人有了無限的活力，本會跨入了新紀元。

● 捐贈贊助名單（依筆畫排列）

余俊英	貳仟元
吳家錦	貳佰元
吳淑真	貳仟元
呂南強	陸佰元
李月桃	伍仟元
李秀華	壹仟壹佰元
沈奕因	壹仟貳佰元
沈榮槐	貳萬元
施伯松	叁仟元
洪啟義	壹仟元
唐幼玲	貳仟元
陳嘉子	貳萬元
彭鳳英	伍仟元
蘇淑嫻	柒萬元

中華書道學會甲午年季刊訂戶得獎名冊

姓名	摸彩獎項	提供者
林玉倩 小姐	書法作品一件	李淑娥 監事長
呂黎貞 小姐	書法作品一件	高黎慧 秘書長
王玉華 小姐	書法作品一件	林坤英 學長
林美枝 小姐	書法作品一件	林欽商 學長
曾耀堂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蘇淑嫻 副理事長
王美莊 小姐	書法作品一件	吳連叮 副秘書長
陳文永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吳淑真 理事
鄭哲彰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吳連叮 副秘書長
謝美在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林菲滿 常務理事
李連福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吳顯榮 財務長
黃毓美 小姐	書法作品一件	林三將 學長
謝幸雄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陳玉英 理事
洪素環 小姐	書法作品一件	楊雲鶯 學長
陳全旺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楊旭堂 副理事長
黃志煌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高黎慧 秘書長
陳美濃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吳義輝 監事
鄭輝雄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吳義輝 監事
李佳雄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范雅燕 副秘書長
陳燦堂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吳肇勳 理事
林俊雄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郭彩萍 常務理事
謝勳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林明良 常務理事
林世斌 先生	書法作品一件	林明良 常務理事

中華書道學會甲午年新春團拜獎品清冊

稱謂	姓名	提供獎數
貴賓	中華民國書學會創會會長 張炳煌	禮品 2 件 + 現場揮毫作品 1 件
貴賓	台灣女書法家學會顧問 陳嘉子	現金 2 萬元
貴賓	基隆書道會理事長 張明萊	作品 2 件
貴賓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理事長 施伯松	作品 1 件
貴賓	台中教育大學教授 劉瑩	作品 1 件
貴賓	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 沈榮槐	禮品 8 件
顧問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 王仁鈞	禮品 5 件 + 現場揮毫作品 1 件
顧問	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院長 羅振賢	作品 1 件
評議委員	朱恆清	作品 2 件 + 現場揮毫作品 1 件
評議委員	杜忠誥	作品 2 件
評議委員	張松蓮	作品 5 件
評議委員	陳維德	現場揮毫作品 1 件
評議委員	鄒多悅	作品 2 件
評議委員	余忠孟	禮品 2 件
理事長	張國榮	作品 6 件
副理事長	楊旭堂	作品 5 件
副理事長	蘇淑嫻	作品 4 件
常務理事	李靜芬	作品 3 件
常務理事	林明良	禮品 (含作品) 5 件 + 現場揮毫作品 1 件
常務理事	林菲滿	作品 3 件
常務理事	趙基榮	作品 3 件
常務理事	潘慧敏	禮品 3 件
常務理事	郭彩萍	作品 3 件
理事	林素梅	作品 2 件
理事	吳顯榮	作品 5 件
理事	林淑媚	禮品 3 件
理事	潘淑梅	禮品 2 件
理事	劉月蕊	作品 3 件
理事	陳櫻蘭	禮品 2 件
理事	岡本由子	禮品 3 件

理事	馬伊文	禮品 4 件
理事	曹靜琍	作品 2 件
理事	陳玉英	作品 3 件
理事	陳志聲	作品 4 件
理事	吳肇勳	作品 5 件
理事	吳淑真	作品 5 件
理事	吳麗琴	禮品 (含作品) 5 件
理事	吳孟儒	作品 2 件
監事長	李淑娥	作品 4 件
常務監事	洪啟義	作品 2 件
常務監事	呂仁清	作品 2 件
監事	李國珍	禮品 3 件
監事	李月桃	禮品 2 件
監事	廖阿雲	禮品 2 件
監事	吳義輝	作品 5 件
監事	徐茂璋	禮品 2 件
監事	彭鳳英	禮品 2 件
秘書長	高黎慧	作品 5 件
副秘書長	范雅燕	作品 3 件
副秘書長	吳連叮	作品 5 件
副秘書長	張宗欽	禮品 2 件
學長	馬水城	現場揮毫作品 1 件
學長	馮正連	現場揮毫作品 1 件
學長	李秀華	禮品 2 件
學長	楊恭富	作品 1 件 + 現場揮毫作品 2 件
學長	林三將	作品 2 件
學長	楊雲鶯	作品 3 件
學長	林欽商	作品 6 件
學長	黃瑞煌	禮品 2 件
學長	杜三鑫	作品 3 件
學長	林坤英	作品 5 件
學長	張小千	禮品 1 件